

水水發源

西西齋園

答會經語

問語說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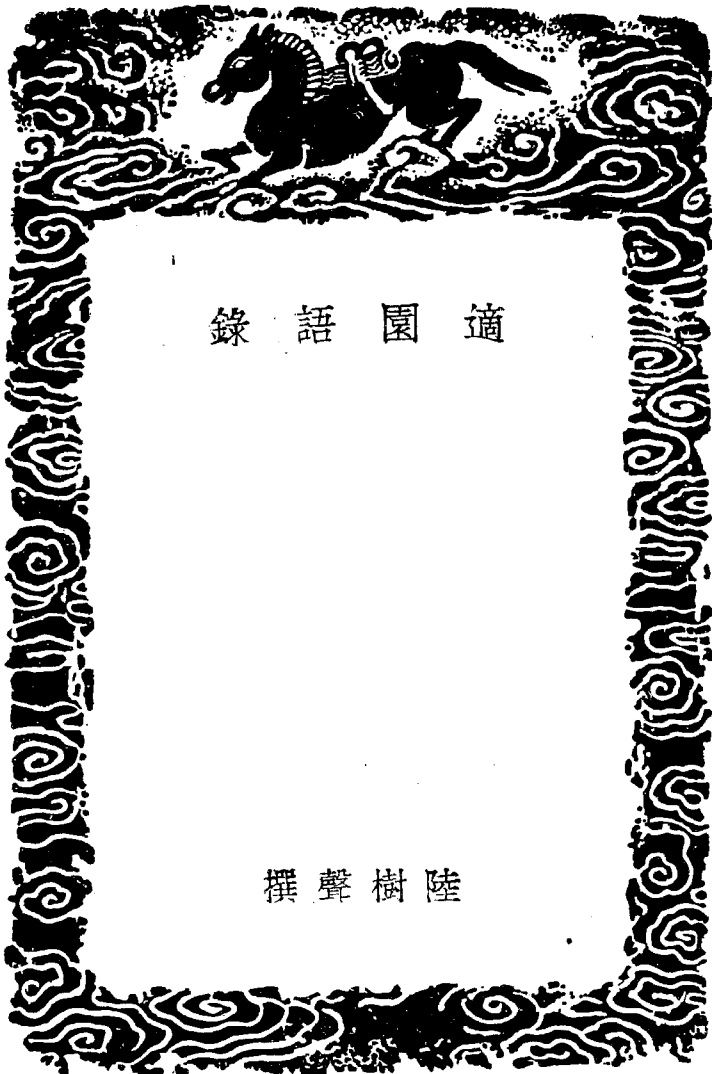
白惜二

水陰谷

質書讀

問院書

諸言記



適園語錄

陸樹聲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適園語錄及其其他六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本館據稗乘本影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適園語錄

陸樹聲撰

士大夫逢時遇合跬步以至公卿非難而歸田爲難此東坡有激之言至謂歷官一任無官謗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此非親履其境意適于中者不能道

士大夫處世聲名重者則責望亦重若虛名一勝恐不能收實用如真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入朝前譽少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

是一項江南地土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

臨海金一所貴亨仙居應容菴大猷二人以道義  
相交善金既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  
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菴還家  
兩人竟保晚節昔王嘉叟與王龜齡別曰吾輩  
會合不可常惟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  
每誦其言士大夫出處遇合得失皆有定數然  
得失止于生前而是非常在身後蓋身名之得  
失關一時之亨否而公論之是非係千載之勸  
懲故曰得失一時榮辱千載

高子業詩云衆女競閨中獨退反成怒夫爭妍取  
忌有之也而獨退成怒者豈不以衆邪醜正世  
忌太潔耶故楊誠齋有言聲利之場輕就者固  
不爲世所恕蔡定夫是也不輕就者亦不爲世  
所恕朱元晦是也

昭德晁氏世多賢者自蔡京專國晁氏子姓皆安  
於外官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  
見一人朱衣象笏爲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闥下  
入嘆曰士大夫汨喪廉恥一至此乎拂衣徑去  
蓋家世薰蒸習熟見聞故能自立若此

任安灌夫世之置論者或眇小其人然觀其衛大將軍魏其丞相於死生隆替之間終始不二後世稱士大夫者往往規勢以分燥濕順時而爲向背處一人之身而變態不常如翻覆手者其視二人何如

仕局中脂韋迎合工巧佞以希媚于時者一似優人登場作劇憂喜悲笑曲盡情態以取人意然不過一餉間俱成空矣

世之言者曰君相不言命又曰君相造命此言君相處時位之得爲凡事幾得失治忽理亂當責



成於已不可諉命於天非若制於時位者之可  
以言命也若曰威福予奪自恣而吾能陶鑄人  
以是爲造命而肆然物上則繆解矣

失生于得者也辱生于寵者也故得爲失先寵爲  
辱先惟能以未得爲失則失不足患矣以遺寵  
待辱則辱不能驚矣故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  
以得委時何寵之有以順處失何辱之有

或謂立朝多異同者彭止堂曰異同無妨但願當  
面異同如韓范富諸公上殿相爭如虎此異同  
也然體國忘私同歸于是異處未嘗不同乃若

外示苟同內懷猜異甚則設謬敬以爲容悅假  
深情以伏駭機快意已私不恤國是以是爲同  
非國家之利也

文章功業之士於世願已足則往往求服餌以希  
慕長生然於世法中取數已多恐造物者所靳  
惟以嗇處泰廉取而薄享以迂續其餘可也昔  
白香山忠州別駕命下明日而丹竈敗蓋世間  
法與出世間法不兩立若此

近來一種講學者高談玄論究其歸宿茫無據依  
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疎只於知崇上尋

求而不知從禮卑處體究徒令人凌躡高達長  
浮虛之習是所謂履平地而說相輪處井幹而  
譚海若者也

陽明致良知之說病世儒爲程朱之學者支離語  
言故直截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于講  
良知而於致處則畧坐入虛談名理界中如禪  
家以無言遣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而後來學  
人復向無言

國家尊名節獎恬退雖一時未見其效然當患難  
倉卒之際終賴其用如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

郡皆望風奔潰而抗節不撓者止一顏真卿明  
皇初不識其人則所謂名節者亦未嘗不自恬  
退中得來也故獎恬退者乃所以勵名節

白沙先生胸次如光風霽月故其詩瀟灑卓軼脫  
落蹊徑其於出處之際寓意超然者見處有在  
也而論先生學問者謂江門派脉於禪以解脫  
得悟卽一二通儒且寘疑焉昔人有學道而善  
疑者病其無從質也謂須訪空同見廣成子後  
生膚末於先生見處未徹盍亦起先生於江門  
而質之何如

物之有常形者囿於形也而水不然處圓則體隨而圓處方則體隨而方而水固無方圓也因物而不遷於物者也故曰水幾於道道能體物而不物於物者也

月映萬川則萬川皆現而月體無二風傳萬竅則萬竅齊鳴而風性無體聖人所爲以一心普萬物應萬物感無迹者也

質本而文末本者根也末者枝葉也物至末則漸散欲反而歸根難矣故混沌鑿而無完人追琢工而無完璞大易序卦于賁則次之剝居晦可

以用明察察以自昭者神馳而眩外矣主靜可  
以尸動憧憧而往來者內搖而逐物矣故曰知  
白而守黑寧內以制外

寓無辨於塞翁之馬蕉中之鹿則得失可以齊視  
游無間如莊生之蝶濠上之魚則身世可以兩  
忘

楊子雲作太玄而美新之文身不免焉豈清靜寂  
莫乃亦有未玄之理耶柳宗元傳李赤而佻文  
之黨躬自蹈焉豈清都帝居乃亦慕赤之所爲  
耶文章家不貴能言也

柳子厚於八司馬中可謂至巧者矣作乞巧文巧非不足也晚來作愚溪對以愚自命豈真愚者哉然以子厚之巧而昧於進退從違之義孰謂子厚非愚也

講學者曰如何而爲心如何而爲性如何而爲格致云者此解字法也可以善口耳而槩之身心無有也是能辨五穀而未能食其實者也懲其無實而以爲學之不必講者是又不耘苗者也凡仕宦所歷如飲食精粗美惡忽然過口及至果腹同歸一飽何暇追計

魏莊渠對客終日端坐談論不倦唐荆川曾與坐  
談一日不堪其困或問莊渠得無勞否曰想於  
談論時自有得力處他日又問曰只要說得當  
國朝諸儒魏莊渠似爲著實常寄唐荆川書云公  
寬以居之矣所少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耳又  
寄呂涇野書云近來學者每有好名之病以好  
名之心而聽過高之論鮮不害道者歐陽崇一  
訥行敏言當以此意告之其言皆深中人病蓋  
平日工夫所到故以此告人

至本一禪院法堂與隱南禪師云每當靜坐中覺



胸中自有一種快活對人道不得今士大夫以  
紛華盛麗爲樂吾看來樂得不甚爽利或問今  
當於何處着力先生云不過庸德之行庸言之  
謹於此步步着實做去久之乃成精鐵

方正學文集大抵多說節義可見平日看得明養  
得熟卒然遇變更不待商量有死而已然亦有  
不必死者如馬廷鸞與賈似道同事托病去國  
宋亡之後在林下十有八年人無以爲非者不  
在其位故也

周萊峯先生嘗述日用功夫質諸先生先生云玩

味書義若止思索義理恐亦未爲得法須反求自己以書驗之方有益

豈可謂死要神不散所以做好人聖賢之心豈如是

聖人謂未知生焉知死已有含蓄東坡謂神無所不之如水之在地中掘井得泉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最說得好

萊峯問安命之道先生謂君子但盡其在我其餘皆付之天

朋友易合者到利害之際都不得力其落落難合

者到利害之際反得力

佛印不入僧史然見得道理嘗與東坡書云子瞻高才長放萬里之外耶人生富貴不過二三十年轉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自家尋個安身立命處乎子瞻讀書見不到此不可謂之聰明也或問吳康齋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此言何義先生云古人有言天下雖亂亦有一方太平者一方雖亂亦有一家太平者如晉王祥王覽是也一家雖亂亦有一身太平者如大舜父頑母嚚象傲烝烝又不格奸是也卽

此便是元氣

今譬如手中扇在我手中便是我的扇若當初在店中時怎麼便是我的此身亦如此若父母未生時看來怎麼便是我所以古人謂之妄緣

王稚川罷官後手書見貽意殊不平可見今人不及古人處甚多當時滕元發謫官過金山東坡稱其衣冠甚偉好個不知趣的張鎬太師其胸次不爲官爵所動如此

爲宰相者先德量次器識次材能宋之張忠定寇忠愍兩公皆繫宰輔之望冠相而張不入相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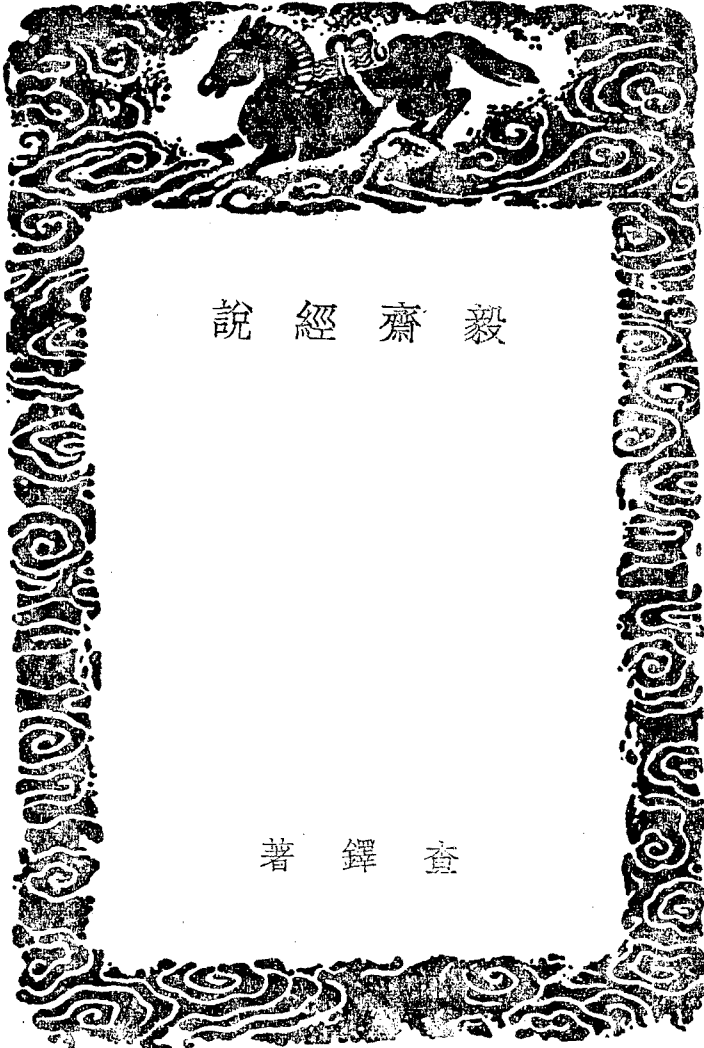
者謂有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材於宰相何益  
有忠定之材而無宰相之位於忠定何損

時刻間切不可任其放去如對客時稍覺發露卽  
便收攝來如在轎中稍覺散去卽便收攝來久  
久大得力勿謂暫時無補日用間全在此處用  
力

凡應事接物未能息形且須攝念念定神寧則神  
能御形志以帥氣若作厭想於事無益徒損心  
氣心氣內損形體外勞則疲倦因之而益甚故  
曰志一則動氣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孟子尤痛快如鄉爲身死一節每句提醒玩味真有益

適園語錄終



毅齋經說

查鐸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毅齋經說

明 毅齋查 鐸著

乾何以稱大哉。蓋此真陽。無古今。無邊際。凡宇宙之大。無所不包。其大無外也。坤何以稱至哉。蓋此真陰。凡乾之所包括處。坤無所不到。卽志之所至。氣必至焉。之至。與乾同其大也。乾坤何以皆言元。蓋乾坤雖各一其體。實同出於太極。同是一元之太和。所謂同出而異名也。乾何以言知。乾是真陽。纖毫陰氣無蔽。自然貞明。故謂之知。惟其知。故萬有皆從此始。故曰乾知太始也。坤何以言作。坤只是順承乎乾。乾有所動。坤卽順而承之。萬物皆從此成。故曰坤作成物也。乾知卽良知之真體也。坤作卽良知之實用也。總之同出於一元。此所謂本體。所謂未發之中。故太易之初。只是一乾。人心之初。只是一良知。所謂良知。蓋指本來貞明之體而言。所謂乾坤合德者也。自乾坤變而爲六十四卦。而乾坤之體未嘗不在。但人爲氣拘物蔽。故於本原有合不合。此吉凶悔吝之所由生。然其合處。亦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特偶合耳。此學所以貴於致知。致知在於心悟。非若世之聞見知識而已也。夫子言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夫子之知。卽所謂乾知。夫子之作。卽所謂坤作。所謂乾坤合體者也。

羣龍無首。只是不露形迹之謂。蓋時有常變。勢有順逆。德有剛柔。類有邪正。吾人之應世。種種不齊。然此中各有自然之天則。惟氣質未融。私意未化。不能虛以適變。不免參以己意。故有形迹可指。不能合天則。乾則是純陽。謂之龍德。蓋渾然太虛之體。故能隨時變易。與世推移。宜潛而潛。宜見而見。宜飛躍而飛躍。

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自無形迹可指。不露圭角。故謂之無首。在聖人謂之時中。此天德不可爲首也。如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尙是有首處。惟孔子則爲聖之時。或者謂陽剛不可爲物先。恐非本旨。

吾人進德脩業。其要只在一誠。蓋乾只是一誠。吾人只是乾乾不息於誠。修省其詞。尤立誠之宜先。昔人論立誠。謂自不妄語始。力行七年而後成。蓋人只是此心不存。故不知放言之易耳。此進修之實功也。然進修亦自既失之後言之。非其至也。若吾人真性本自不已。無退也。何有於進。本自渾成。無壞也。何有於修德。至此斯爲至德。此則卽體是用。卽用是體。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幾微故幽。此全在獨知上用。不在事爲念慮之末。此聖人之學也。所謂良知也。良知乃得于心悟。不屬見聞知識。故能知至知終。居上居下。無所不可。故無咎。良知人人具足。但少此一慎。惟朝乾夕惕。與天行相似。則事變之來。纖悉畢照。若舜之不得於親。文之不得於君。其負罪引慝。反躬省過。真有不敬一息懈者。此其所以卒免于咎也。以是知聖人之學。不出人情事變。其幾不出一念之微。此聖學之正脈。與離應感而空談者不同也。

九四重剛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在聖人則時有不同。故有上有下。有進有退。若道則與時偕行。變動不居。非時位所能限。故不得於上。則行於下。不得行於進。則行於退。日與斯人爲徒。不忍忽然於世。如孔子在當時。公山欲往。佛肸欲往。行可欲仕。際可欲仕。公養欲仕。惟變所適。欲自試行道之端。其視長沮桀溺輩。真有不可同日語者。然所如不合。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何咎之有。此聖人之時也。君子

進德修業。正欲及時。然惟九四純陽之體。則可苟無其體。徒欲自試。不爲狗俗。則爲絕俗。無常者。安知其非爲邪。無恆者。安知其非離羣也。

有天地之復姤。有人心之復姤。在天地爲冬夏二至。在人心爲動靜之間。堯夫蓋借天地以明人心。冬至一陽下生爲復。此動機也。聖人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是動而未嘗離靜也。夏至一陰下生爲姤。此靜機也。聖人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是靜而未嘗離動也。其在人心亦然。指其不睹不聞。若靜而無矣。然一靈炯然。生生不息。是靜而未嘗無也。即姤之復也。指其莫見莫顯。若動而有矣。然一念未起。鬼神莫知。是動而未嘗有也。即復之姤也。天地何爲復姤。相因往來之不窮也。謂易有太極爲之主也。太極生陰陽。太極即在陰陽之中。非復姤之外。復有太極也。人心何爲動靜相乘。生生之不息也。謂有天命之性爲之主也。天命之性。能生萬有。不與萬有作對。又謂之獨。即此心之靈是也。此心之靈。天理人欲。毫忽莫掩。又謂之獨。知此靈。人人具足。但欠此一慎。故不免爲氣習所蔽。慎獨亦非着力太重。只是此靈作主。不忘有事之謂。知慎獨。即是良知。時時不忘。有事不爲氣習所蔽。即是致良知。此千聖之學脈也。故聖學只在慎獨。只是此心之靈作主。總歸之無欲。一言盡之。無欲則真體自見。靜虛動直。復姤之機。具在。復姤如戶之開闔。此心之靈。即戶之樞也。不得其樞。徒於復姤之間調停。亦何益哉。

吾人性命之學。與天地爲一。太極生陰陽。太極即在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陰陽即在五行之中。五行生萬物。五行即在萬物之中。不是別有一物懸虛在於某處。則吾心之良知可知矣。良知原是天命之性。不

學不慮。人力無所與。吾人日用應感。雖千變萬化。此心之明體。不爲情遷。不爲境易。此正是虛寂之體。原不出應感之中。文成公此意。於古本序中略發。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引而不發。待人自悟。自天泉一證。龍溪公發出此意。文成公亦自謂時節因緣宜發時。此意徧傳於海內。然學者未嘗親相指授。其于良知真體。尙未心悟。未免從情識上認了良知。故多不得力。雙江念庵遂提出歸寂之說。性體本寂。又何事歸。又未免頭上安頭矣。此致知識略所以費詞也。然於龍溪之說終未相契。

易謂極深研幾。不是幾前更有深處。只是吾人從發後認幾爲氣習所隔。見得幾淺。故須極深。深只是銷去習氣。則真體自露。靈機自顯。深與幾原無二件事。深故通天下之志。蓋既會人心之原。則人心自不能外。幾成天下之務。天下萬事萬化皆從幾始。幾上不差。務安得不成。此是千聖入頭正脈。故大學只在誠意。誠意只在慎獨。今人認幾從發後看。又從念頭初動處看。皆非慎獨真脈。此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不審也。

復卦乃坤復之交。若道動。又坤體未移。若道靜。又一陽初動。此正是一動一靜之間。所謂冬至子之半也。天地之運。原無動靜。無終始。今於純陽之下。一陽將動。似有去而復還之意。此復之象也。天地之心。雖無分動靜。然靜處無可見。惟一陽來復。則凍解泉動。天地生生之心。惟此可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其在學者。則氣習之蔽忽開。真體復露。此人心之真幾也。聖人觀復之象。以至日閉關。蓋靜以養之。商旅不行。外之物感。不交於我。外者不入也。后不省方者。我之真主不逐于物。內者不出也。以養此微陽。卽退藏於

密之意。此聖學之要幾也。然天地之復。雖未至於生物。然羣陰剝盡。一點真陽。普天普地。已露其朕兆。人心之復。亦須實見本心。復以自知。若只一念之靈。隨感隨滅。只如爛電。不是真復。卽實有此復。偶見真意。卽張皇托大。無閉關一着。終只成播弄精魄。於道無當。此聖人閉關之象。惓惓示警也。

凡言復者。皆自既失之後言之。聖人無復。以其未嘗失也。自聖人以下。則不免於復。然復之分限。有不可強同者。若已見本心。此心常知。凡幾之動處。有差卽覺。有覺卽化。不待成念。不待爲事。此從心上復者。故爲不遠復。幾者動之微。此處能復。自然常吉。不祇於悔。故孔門惟顏子當之。休復者。或謂休美之復。愚謂學者不能復。皆起於心之未休。初九不遠復。此仁體也。九二雖未悟心體。然切近於初。志在從陽。蓋諸緣皆休。惟近仁自輔以求得其本心者。故吉也。六三陰柔不中。故頻失。以處剛。故頻復。此未悟本心。從念頭復者。故雖厲無咎。六四陰柔居中。處羣陰之中。獨能與初相應。不爲所亂。此爲獨復。敦復卽篤行之意。六五以中順之德而處尊位。以道自處。亦以道率人。是謂敦復。迷復者。如行者欲歸。迷失其路。上六陰柔欲復。而迷失其主。妄認意見。機智爲復。妄行取困求復。而愈遠於道。故爲迷復。非迷而不復之謂也。

易與天地準。易是何物。在天地則爲造化之靈。在人則爲人心之靈。所謂不慮而知。良知也。此靈原是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故謂之易。生天生地。生萬物。皆是此易。故同乎天地萬物。而實主乎天地萬物。幽明卽生死。生死卽鬼神。鬼神卽萬物。萬物卽天命。莫非易之所爲也。原與人心爲一。惟人心蔽於氣習。故不能知。卽有知。又入於慮。非不慮之知。卽能知。又不通乎晝夜。則此心之靈已與天地萬物相隔礙矣。安能不

迷。惟聖人之知。純乎德性。通於晝夜。大明終始。纖毫無蔽。自然徹天徹地。徹幽徹明。徹始徹終。而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此靈與天地相似。故能不違。不違則易之用。即天地之用。天地之用。即聖人之用。故衆而萬物。以易之道而知之。何有於遺。大而天下。以易之道而濟之。何有於溺。雜而庶物。得易而旁行之。何有於流。隱而天命。得易而樂之。知。何有於憂。以此而裕吾身。隨所處而安。士敦仁。故能愛。以易而贊天地自然之化。範圍自不過。以易而通萬物自然之情。曲成自不遺。總之由於通乎晝夜。而知易便是心之神。神便是易之體。此便是無方無體。無方則天下之有方者皆囿于易之神。無體則天下之有體者皆囿于易之體。此學所以貴於致良知。一入於慮。則爲見聞。爲知識。便有方體。便非神。便非易矣。此文成公良知之旨。自謂爲千聖正法眼藏也。

吾人之性。智原是崇。禮原是卑。此即易之本體。聖人所以崇德廣業者。不過復其本體而已。天地設位。則陰陽五行各止其所。自然時行物生。成性存。存則五常百行各中其則。自然德崇業廣。於本來毫無增益。蓋性原見成。吾不過存之而已。明道謂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天地何嘗有心于敬。此所謂功夫即本體也。吾人欲復本體。亦惟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而已。謂之存存。則全體在我。妙用自出。此所以爲道義之門也。若摻和一毫智識。一毫情欲。便不是成性。安望道義之生也。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所謂此者。果何所指也。總只是此心之靈竅。即卜筮之神。卦之智。即吾心之良知也。良知不睹不聞。原是密的。良知莫見莫顯。原是明的。若良知全體在我。

則此心自常是淵然而藏密。自常是肅然而齋戒。總只是此心之靈竅。非此外復有神智之妙也。聖人以  
此知來。以此藏往。以此前民之用。皆此心良知之所爲也。

易言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惟變所適。不可爲典要。又言出入以度。內外知懼。明於憂患。如臨父  
母。又似有典要。蓋天地原有變者。有不變者。剛柔所以立本。變通所以趨時。道之全者如此也。彼昧於立  
本者。既流蕩情識。出入內外。罔知所止。昧於趨時者。又拘執典要。通志成務。難與成能。其於易道胥失之  
矣。此聖人所以不得不反覆開示也。知其不可爲典要。則天地萬物。莫非變遷之迹也。安所執之以爲常。  
知其有典要。則食息語默。莫非天則之存也。安可忽之而不慎。故君子身在天地萬物之中。心超於天地  
萬物之外。

顯諸仁者。卽用而體在也。藏諸用者。卽體而用在也。此之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天地之盛德大業。聖  
人同流於天地者也。其不同者。特天地無心。故無憂。聖人則有憂耳。至于盛德大業。則一而已矣。蓋同此  
生生之謂易也。顯仁藏用。皆生也。然有生者。有生生者。自天地言之。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皆生也。孰主張  
是。雖天地不得而知也。自聖人言之。百慮之動。萬感之交。皆生也。孰綱維是。雖聖人不得而知也。總是太  
虛之靈爲之。此之謂易也。自生生之微露端倪成象而言。謂之乾。自生生之代終有爲効法而言。謂之坤。  
極乾坤之數而知來。謂之占。通乾坤之變而成務。謂之事。皆易之陰陽可得而測者也。惟陰陽之妙而不  
可測者。則謂之神。此卽生生之易不離於陰陽。而亦不囿於陰陽。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楊慈湖謂擬之後言。議之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非聖人之言。不知其良。知本體原是見在。若致知工夫。則無窮盡。直心以動。乃其本體。至於人情事變。萬有不齊。非致曲何以能誠。故質直矣。而又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義以爲質矣。而又禮行。孫出信成。此皆思誠工夫不容己處。如舜之負罪引慝。文王之姜里。自省。周公之有不合者。思之夜以繼日。何莫非擬議。若吾人習心習氣。銷融未盡。於人情物理。尙有許多窒礙。安得可廢擬議。

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朱子於吉下添一凶字。微者。道心也。從道心微處發來。連悔吝也。無安得有凶。君子於吉凶。只論理。不論禍福。如爲子死孝。爲臣死忠。人以爲禍。不知於理既順。吉莫大焉。臨財苟得。臨難苟免。人以爲福。不知於理既悖。凶莫大焉。今從微處動來。純是天理。安得有凶。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同此一心。若純是率性之道。自然爲謙爲虛。爲兢兢。爲翼翼。爲有若無。爲實若虛。日見其不足。蓋本來原是於穆。原無聲臭。故其機自微。此功夫卽本體。君子之時中者。此也。略參以人。則爲高爲太。爲盈爲有。爲自是。日見其有餘。故其勢自危。此落在人爲。不是率性。小人之無忌憚也。本來原是一的。安得有二。二者之分。只是幾微之間。故須精以擇之。以歸於精。擇卽是研究之學。務復還本體。既得此體。則允執之。不染於氣習。不雜以意見。卽得一善拳拳服膺之謂。此千聖學脈。自堯舜周孔至於今日。無二塗轍。

幾微故幽。此周子指出微體喫緊。示人千古學脈。舍此無可用力。或者以念頭動處爲幾。動卽善惡已分。



用力已遲。周子謂幾善惡。謂惟幾而後有善惡。非謂幾原有善惡也。此時善亦無安得有惡。幾卽是獨以爲有。則不睹不開。以爲無。則莫見莫顯。周子恐人於動後認幾。故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今以粗心浮氣。於動處認幾。淺矣。故曰極深研幾。幾本是微。人爲氣習所染。所見各有淺深。故須極深。從有無之間。研之始可以入知幾。此幾卽是良知。無內外。無前後。無寂感。於幾前求之。卽落空寂。二氏之流也。于幾後求之。卽落修飾。五伯之流也。毫釐千里。於此分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正以知體常在。動有微塵。卽覺。纔覺卽化。此正是極深研幾。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大學知止。此止字。卽易所謂止其所也。止豈有定所。至善則吾人天命之性。此知字。非言語可接。非思索可得。是自心自証。此心從天命來。原是止的。雖千變萬化。吾之性體終不能遷動。但吾人自作知見。自作憧擾。失却至善本體。始不得止。今旣知得良知。須將從前一切習心。知識。盡行放下。直從無始以來。立定根基。時時刻刻。惟從良知作主。久之。始信性體原是不動。學始有入處。

譬如行遠章。不是進道之序。道原無高卑。無遠近。吾人造道。則於卑近。不是始於卑近。終於高遠。高遠卽在卑近之中。卽是智崇禮卑之意。舍卑。近無所用力矣。卑近則在人倫日用之間。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者。有相好無相狎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者。有相好無相尤也。一家之內。和氣如此。父母安得不順。父母順。兄弟宜。妻子和。則一家之內。渾是太和。道豈外是哉。然此豈可偶得。惟吾人慎獨。以致中和。斯人倫日用間。皆此道流行。未可強制也。此所以爲中庸之道也。鬼神章。此子思指出鬼神。眞見得此理。充塞天地。貫

徹幽明。無時無處。不是此道。蓋此靈竅在天地則爲鬼神。在人心則爲良知。至微而不可見。至著而不可掩。惟翕斂精神以對越上帝。則在上。在左右。莫非鬼神之昭格。苟一念散斃。卽恍惚散漫矣。今人只解於人面上修飾。不知鬼神時時刻刻在此。真是隨時隨處無間可容息處。一息不慎。幽有鬼責矣。此子思喫緊爲人處也。

孔子之道。從人倫物理而造人事之中。莫非天命之流行。精粗上下一以貫之。至卑而高。至近而神。天人與我。渾無區別。莫非一理。學者惟不知此理之一。未免從事於外。故不得於天而怨天。不合於人而尤人。是從天人起念也。聖人之心。惟知自盡之不暇。何暇怨尤。所以正己而不求於人也。此聖人之純乎天也。未至乎此者。有法焉。當知上帝陟降。日監在茲。善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惡不畏人知。而畏天知。則意念日真。名根漸消矣。此功夫徹上徹下。雖文王之小心昭事。亦自此純之而已。

論語首章言學而時習之。未言出所學所習何事。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先。次章卽引有子之言。以孝弟爲仁之本。仁又是何物。明道謂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是仁卽是性。無可名言。此桃仁杏仁。其生意藏處。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及其投種於地。則生意萌芽。暢茂條達。仁亦難識。惟孝弟乃不學不慮。萌芽初動處。此意不失。卽是爲仁之本。故孟子指出孩提之愛。稍長之敬。教人從此達去。卽有子爲仁之本意。不是謂孝弟卽是仁。明道謂是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意自明白。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此蓋指爲人上者而言。風俗之厚薄。全在民心。民之天常本厚。惟心既蔽。則一膜之

外便爲胡越。故風俗日趨於薄。欲開導民心。惟有父母之喪。未有不哀痛者。祖宗之祭。未有不誠敬者。此正良心暫萌之端。爲人上者。又只忽過。不知提動。民心何從而開。所以聖人制爲喪祭之禮。蓋乘其良心之動。多方引誘。人只有此心。旣知哀痛父母。尊敬祖宗。豈有不愛敬他人者。故民德自此可以還厚。今之長民者。於此漫不加意。間有知崇禮教。舉行四禮者。則以爲迂。豈知返朴還淳之機。正在於此乎。此曾子責備上人之意也。

患不知人。蓋知人乃吾人切要處。鑑惟明。始能照物。衡惟平。始能稱物。人惟虛。始能知人。堯欲禪位。四岳舉亂之。朱啓明。堯曰。嚚訟可乎。堯欲治水。四岳舉鯀。堯曰。方命圯族。以四岳之賢。日與相處而不知。而堯獨昭然。皆由此心之太虛。人不知人。非此心是非之不明。則好惡之不公。此學之大病。安得不用患也。蓋有不知而作。聖人則無是矣。聖人之心。只是光明之體。故謂之知。卽乾之知也。從明體上一感。凡視聽言動。皆謂之作。卽坤之作也。明道所謂以明覺爲自然。以有爲爲應迹者。此也。世人不知而作者多矣。然此是德性之知。不萌於見聞。世之求知者。從多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知之。是從聞見而入。又落在第二義。故曰知之次也。

由知德者鮮矣。聖門之學。只在一知字。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字意。知德則孝弟忠信皆從明體流出。不知只是由德。聖門由德者多。知德者鮮。未知則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皆不得謂之仁。知則是由仁義行。非行仁義矣。故難其人。

朝聞道，夕死可矣。此不是從生死上起念。惟所志在道，道無生死。聞道則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其視生死，如浮雲起滅於太虛，處之自一。莊子所謂齊生死，一得喪者，猶有生死念在。

克己復禮，多以己字訓私字。己卽我也。己非私也。有我則私也。太虛無始，萬古一息。我身生於其中，本無我也。迷者認爲己有，種種從軀壳起念，無端過惡，皆起於有我。不知未有我先，我從何來。旣死以後，我從何去。如何中間一段獨執爲己有，悟此則天地萬物總爲一身。故曰天下歸仁，言天下總歸吾仁也。古之聖人，急急皇皇，爲天地萬物而不容己者，皆仁體也。夫子以是告顏子，蓋從無始以來打頭一着，直究本體之全。其他主敬行恕之類，皆工夫。以復此本體也。禹吾無間然矣。此見聖人萬物一體之懷，並不從自己身上起念。卽是有天下而不與也。註謂豐儉適宜爲無間，淺視之矣。

夫子論遠，在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此直卽人之生也。直乃吾人本來真心，真心用事，各有天則，周流變動，不可典要者爲義，合內外之道也。自然不廢，照心而察言觀色，不自滿假而慮以下人。學者若非質直，則一切應用照管，多於人身起念，不免離根。總做到無破綻處，終落陪奉世情。若有此心，於應感處不免迂闊疎漏，又不可應世。然其病根總是世情爲障，未見本來。果見本來，真心無有障礙，色色信他本來，安得有蔽。此聖人經世實學，與二氏不同處。吾人當時服之。

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爲天子，被袵衣，鼓琴。二女裸，若固有之。蓋性本無欲，惟不悟自性而貪外境。則欲斯生，聖人之性，定如太虛然。其視眼前貧賤富貴，若浮雲往來。於太虛固無與也。今世人一生精神。

惟在幹辦外事。故志意不遂。便喪心垂首。志意一遂。便縱情自肆。蓋不知吾心原有所重。非以在外者爲重輕也。

或問平旦之氣如何存養。曰。只在好惡。除却好惡。無心體矣。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此便是良心未泯。須於好惡處認取。然其端甚微。故謂之幾希。今人於平旦之氣。只認得虛明光景。及日用應感。光景又不知何處去矣。既無用力處。所以不得力也。

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人知事親從兄者多矣。乃不能入堯舜之道。何耶。曰。堯舜之孝弟。蓋指孩提本來不學不慮之真心。所謂良知也。堯舜惟保此良知。故自克明德。以親九族。及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無非此真心之發見。於本體真體毫無增減。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今人不知良知所在。只從親長上用力。聖學脈路相遠。如何可入堯舜也。

毅齋湛深諸經。尤邃於易。今所錄者。皆闡道集語錄中之所載也。余觀其所言。而知其學皆從向上。一層入手。如云爲學在於致知。致知在於心悟。又云多聞擇善。多見而識。已落第二義。故當其真心獨造。辨之毫釐。雖經意未必果盡如此。而取鎔往說。歸於所學。不使稍有牴牾。亦幾於直闢靈叢矣。宜乎一時同學諸前輩奉爲圭臬。而莫敢相抗也。闡道集舊傳二十卷。今存者十卷。乃近時重刻。不知足本尙有藏者否也。具書於此。以俟知者。嘉慶四年十二月。後學趙紹祖識。



The image features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central illustration. At the top, a horse and rider are depicted in a dynamic, stylized manner, appearing to move across a series of swirling, cloud-like patterns. The rest of the border is composed of a repeating, intricate scrollwork or floral motif. The entire design is rendered in a high-contrast, black-and-white style.

水 西 會 語

查 鐸 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水西會語

明 毅齋查 鐸著

文成公提掇致良知三字簡易直截。真千聖學脈。但傳失其真。今之學者多隨其性之所近。與先入之見。有從虛入者。有從寂入者。有從樂入者。久之各有効驗。蓋平日精神游散。一旦收拾入內。自各有所見。遂以爲本來面目。從此受用。不知此是光景。既未見本來。光景終歸消滅。又復追尋舊景。耽閣歲月。殊爲可惜。孰若致良知之教。切實可入。此心之明。皎如日星。是非善惡。毫不可欺。惟實致其知。由淺入微。白日覺不同。自此知不執於見。卽謂之虛。不染於欲。卽謂之寂。有自得之意。卽謂之樂。千古聖學正脈。實在於此。故文成公晚年獨深信于此。謂是聖門正法眼藏。真是恐夫恐婦可以與知。雖聖人亦不盡知。學從此入。自不犯病。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單言身而不及心意知物。何耶。蓋吾人一身不是塊然一物。通身莫非靈氣。自身之所主謂之心。自心之所發謂之意。自意之明覺謂之知。自知之應感謂之物。其實總是一身。分疏指出。蓋爲未悟者設法。本來原無是四者。其實又有是四者。如一人有姓有名有字有號。因不知其人。細與指出。及至覲面相見。俱無用此矣。故四無之說。蓋因既見本體。則名言俱忘。若初學之士。安得執四無之說。至茫無入頭也。

或謂天下之事變無窮。良知安能盡知。必加考索講求始得。不知良知乃吾真心之所發也。真心所在。當考索者。自會考索。當講求者。自會講求。考索講求有未至者。自會考求其至。只是良知爲主。凡此皆所不廢。若當考索而不考索。當講求而不講求。考索講求未至而不求其至。卽此已是怠心。已是忽心。已是自是。自高。皆是不實致其良知之故。能實致其知。此處皆自不容已矣。

或問致良知與循天理。何所分別。既致知矣。又何云在格物。良知者。本然之善。卽天理也。本然之善。以知爲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應。自有條理。是之謂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致知格物者。循其良知之發。擴充之以極其至。凡內之念慮覺識。外之視聽言動。皆循其良知之天理。而不使有一毫之虧蔽也。物無方體。知無方體。格致之功。亦無方體。物無窮盡。知無窮盡。格致之功。亦無窮盡。日就月將。自有不容已者。一有所息。則且晝所爲。又枯亡之矣。故格物者。乃聖門之實學。沒身而已者也。

良知二字。是就人命根上。指出真體。真是切實著明。謂之不學而知。不慮而能。則本體自然。一毫人力不得與焉。學者循其自然之本體。無加損。然後能致其良知。大學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自慊而已。未嘗致纖毫之力。此誠意之旨。然未能皆出於自然。則如註所謂。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亦是初學要緊功夫。此處悠悠放過。終無下落矣。

良知與知識不同。良知是天命之性。至善者也。知識是良知之用。有善有惡者也。認知識爲良知。則善惡

混矣。如石中有火，擊石火出，神觸神應，一毫人力不得與焉。此是用不離體，所謂體用一原也。禪家謂之石火之間，卽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慌惕惻隱之心，是也。知識則火從石中出後，至於延燒燎原，此良知與知識之辯也。

致良知三字，陽明先生自謂萬死一生中得來，又自謂晚年見得益親切，乃千聖正法眼藏。今之言良知者，多從言語知見上承接過去，未曾深究實體，往往認知識爲良知，故多不得力。當時親往於門者多少，豪傑先生且曰：只一知字，尙無下落。至於致字，且休說起。後學可易言哉。此致字卽孟子擴而充之充字。此充字不是充之於天下，乃由一偏而充之於全體。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動處，正是良知。然其端尙微，中間爲氣質物欲間隔者尙多，須一偏之動處深造究竟，務究全體。火然泉達，皆指此幾之不息處。不是達之於天下，此卽中庸所謂致曲也。若據一端之善，漫欲達之天下，到得臨境，依舊氣質欲忿橫發，莫禁而向之一端，不知何在矣。此文成公之致良知與孟子之充四端，其功一也。道不離日用，學亦不離日用。凡日用之視聽言動辭受取與，莫非性之所發，但其中有真與妄，不知不識，從直心以動者，是爲天性爲真，自私用智，從習心發來者，是爲情識爲妄。其真與妄，良知未嘗不知，人惟不能循其良知，是以視聽言動辭受取與皆失其則，此學者所以貴致知也。今之學不得力者，往往欲屏去事爲養靜，數年始能立根，不知靜是心之本體，周子所謂主靜只是無欲，惟動而不動於欲，則得其本體之靜，非外動而別有靜也。吾人之心無不動之時，凡神所到處皆動也。

動而敬。不言而信。亦動也。雖至澄然無事。亦莫非動也。若動處厭繁。屏去事爲。養成枯寂之體。聖學不如是也。

吾輩爲學。難說盡無志。只是悠悠志不能立。惟志不專一。故舊習私心浮心浮動。俱得以乘之。古人論持志。終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只爲此志不分。若雖有志。依違夾持。雜物猶得以尚之。卽不可以言志。志苟專一。氣自從之。一切浮氣妄動。自然屏息。予往在省中。常有導聖駕上殿之差。時適有咳嗽疾。欲求代無肯任者。不得已自行。及至上殿侍聖側。絕無一聲咳嗽。若吾人持志果如導聖駕侍立之時。有何浮氣妄動得以乘之。

學者每論三教異同。愚以爲始初立志時。已自不同。從佛氏之學者。在於出離生死。從老氏之學者。在於長生久視。此其志已從自身起念。與天地民物不免分別。若吾儒立志。則欲明明德於天下。天地萬物。渾爲一體。一物失所。引爲已辜。其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以不欺其自知之明者。惟欲副天地萬物一體之懷。二氏安得而同之。

問用力與費力。相去何如。如此如開眼。平時平開。困時睜開。睜開亦是困時開眼之道。不得不如此。故費力。卽所以爲自然。但不可太迫切耳。困時眼以睜開。而遂以睜眼爲常。是因藥而生病也。困眼必須睜開。而謂睜非眼之本體。是治病而不以藥也。

今之論者。有謂一醒之後。再不消用功。此皆無真志也。曾子得聞斯道。至臨終示門人。猶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夫臨深履薄。生死所關。一或不慎。則喪身失命。故其戒慎自有不容已者。志切也。今學者視吾心之得喪。果能如其身之生死者乎。惟此志不切。故戒懼之功。或作或輟。乍斷乍續。總是立志未切。志微且渺。而分符之者。又大且衆。一或不慎。蓋有浸漬攙和而不自知者。

或問卽心卽事之說。何如。予謂心與事分不得。又混不得。心廓然如太虛。無有邊際。日用萬事。皆太虛之變化。故心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事其應迹。故廓然太公。而後能物來順應。今於此心。尙落情識。未能廓然而徒於事上行得通融。周匝卽以爲道。安知非自私用智乎。致知格物。原是體用一原。但不從知上分曉。卽以外之應迹。以爲卽心卽事。尙未敢以爲然。

心體原是寂然不動。非強制之使不動也。雖欲動之。不可得也。惟其亘萬古而不動。故能爲萬有之根。日用之間。千變萬化。而不動者。自若也。學者不悟此體。乃欲稿心死灰。以求不動。其爲動也甚矣。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是不動上用心。孟子則從本原不動處求之。此其相去甚遠也。

問情識與良知旣別。陽明先生以知善知惡爲良知。此與情識何別。曰善惡爲情識。知者天聰明也。不隨善惡之念而遷轉也。情識者未必不從知來。旣離其根。則善惡自混。其去知也遠矣。

問性與知有辨乎。曰知者性之靈也。岐而二之。固不可。然性不容言。若以知爲性。亦未可也。

吾人在會時。莫只重言說。肯默坐潛心。只在良知上精察。無容別念遷轉。無容機智客氣。舊習潛滋暗長。

執吝不化。果能如此。體驗纖毫。自不容掩。自隨時隨處。莫非此心。此便是緝熙光明。當下格物工夫。若會時此心。自此出門以應世故。又是一心。雖在此默坐。只是拘檢束縛。又何益矣。

問。閑思雜慮實多。不能禁絕。柰何。曰。思慮原是心之生機。原是不息。如何禁得。易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真不思不慮。只是時時在一致上便是。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何嘗禁絕。但所思者皆眼前應感實事。只是求復此天理。是思而未嘗思慮而未嘗慮也。此君子思不出其位也。昔謝上蔡問伊川。天下何思何慮。伊川謂賢却發得太早。既而曰。正好用功。人問上蔡當時發問之意。上蔡曰。當時問時。實無思慮。故有此問。非伊川點破。幾入禪去矣。今學者有從斷念入者。多蹈此病。幾微之際。不可以不慎也。

問人之初念無有不善。即欲初念保任。不令遷轉。此亦致良知否。曰。吾人半生習染。已與性成。初念雖善。未知徹底何如。若即此保任。是執知見爲本體。非致知實功也。須時時著察。若心體有欲。須加克治之功。務令銷化。久之真體可復。此中着不得別樣商量。此是致一功夫。自初學以至聖人。無二途轍。此顏子所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以顏子之資。且不能無不善。吾人自有知識以來。世情種種。已入心髓。不從真知上著察光明。但據見在知見。便謂已得性體。終日兀兀。不過保任此體。見成享用。聖學兢業。恐不如此。此意極能誤人。朋友中多有患此病者。不可以不察也。

學者有守一念之明以爲功者。此常惺惺法也。靜時得力。動卽茫蕩。爲其有內外之分也。不知此靈原無

內外原無動靜。乃吾人之真體。卽道心之微也。旣見微體。則天地萬物自不爲碍。惟此一靈。獨往獨來。一切感物。惟以此靈應之。色色俱是見在。全無倚傍。卽一字亦着不得。其用功處極密。全在一切不用處。用天地萬物。渾是一箇。天地萬物之體。皆我之體。天地萬物之用。皆我之用。渾無區別。此正是當下還虛。到得了手處。卽是至命。再無立命功夫。但此無階可入。無迹可循。學者未悟。多無撈摸處。不知原是平淡。學者有從樂入者。樂非意興。乃真體之自然。真體原是湛湛沉沉。渾渾融融。無斷無續。無增無減。卽未發之中也。有未發之中。卽有中節之和。四肢百骸。日醞釀於太和元氣之中。一切事爲。真如浮雲之過太虛。不疾不徐。優游自在。卽是鳶飛魚躍之意。自古聖賢皆從此入道。周子令尋仲尼顏子之樂。卽此體也。堯夫云。自從識破圓中趣。閑氣胷中一點無者。此也。若無此意。卽真體受碍。非真工夫矣。須悟得真體。始有真樂。若未見此意。卽從此受用。不免是意興。久後自漸消索枯澁。又或至於落狂妄弄精魄者。皆未透真體故也。學者犯此病者實多。

本來真體。乃天命之性。人人具足。以其歷劫不磨。故謂之真常。以其光明不昧。故謂之真知。其實總是吾性。此體人人具足。雖習氣牽繞。真體自在。不得而間隔之。學者易動處。只是七情。若真體作得主定。自時時清靜。時時和平。雖用情。自不流於情也。稍流卽反歸真。是謂中立而和生也。此方是入微脉路。若外緣雖不能動。無端妄念。時或摻入。在禪家謂之含藏識。此難一時遽去。要亦真體未透。功夫未密也。覺卽化之而已。不必苦苦克念也。

本來不外真明。然不是守一念之明。通體俱是。若心體雖明。猶未透得通體。皆是未是。通晝夜而知。須是開口開眼。舉手舉足。處處靈明遍滿。方是真悟。久之并悟亦忘。蓋悟與迷對忘。此方謂之了悟也。

明道云。高明之士多流入於禪。只爲無撈摸處。蓋吾聖人之學。簡易平實。如二典三謨。自明峻德。親九族以至文命四達。皆在人倫中真修實踐。不容以意見承接。佛氏之教。單提直指本體。可以言見承接。故高明之士多樂於此。不知吾聖人之學。人倫日用之間。各有自然天則。兢業之心。少忽。即有過與不及。不能盡道。其間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外。直造先天未畫前也。其機直從慎獨中來。故人多漫過。忽而不察也。

楊慈湖不起意之說。亦是悟後語。但以之立教。欲人人皆從此入。則未可。意者。心之動也。吾人真性神觸。神應。莫非自然。纔一起意。卽如太虛忽作雲翳。真體受蔽。過與不及。皆從此生。故不起意之說。見慈湖之獨得也。但吾人習染既深。當令其誠意切實功夫。從人情事變上討求研磨。有善卽爲。有過卽反。忿不留情。忿不滅性。久之漸見其體。若徒令其不起意。未免以虛見承接。久之遂以意見爲本體。及欲根竊發。以意見參之。自謂已得了手。終身守此虛見。於人情事變上。不能合一。此其爲害不小。

聖人立教。皆爲未悟者設法。惟致知格物之教。乃從日用切實處指點出來。自初學以至聖人。同一途轍。內外隱顯寂滅俱在。但學者尙忽易。未曾實體驗耳。物非外也。良知一念之微。從無聲無臭中出見。此中色色俱有。帝則不待安排。不俟學慮。格物者順其帝則之流行。不使一毫私意間雜於中。苟無私意。物不待格而自無不格。程子所謂無所污壞。卽當直而行之者。是也。苟有私意。格其不正。以歸於正。程子所謂



苟有污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其舊者是也卽如舜格事親一格據其所遭變態不常舜惟夔夔齋慄終身不敢忽易於此一忽卽生怨尤罔念作狂矣以此推之子之事親臣之事君弟之事兄朋友之相與莫非此心真是步步切實終身無可忽易處以此脩身以此齊家以此治國平天下聖學無餘蘊矣何處容得虛見此千聖學脈之的傳也文成公本謂致知焉盡矣者此是悟後斯可語此蓋此知既致則內外隱顯寂感渾然一體更無分別若初學之士須從實地用功若看得格物忽易則於良知尙未免看得空蕩無歸非聖門之實學也

今學者有謂纔能覺悟本體則戒懼之功可以無用是說誤人久矣明道有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則戒懼原是本體覺悟而不戒懼則所悟者猶是虛見戒懼而非覺悟則戒懼者猶是強制殊不知戒懼卽覺悟覺悟不息則戒懼自不息矣非覺悟之後復有戒懼亦非覺悟之後無復有所謂戒懼也若不知戒懼卽本性自然之不息則所謂覺悟者亦非本性自然之覺悟矣堯舜之兢兢業業卽是戒懼乃其本性原來如此所謂堯舜性之也但衆人習於放蕩之久失其本體故言戒懼然何嘗於本性增得一毫也

往在省中時中丞陳右溪問予曰我今覺心中常有事放不下自省其實又無事不知何故予曰公任事忠誠當按楚時全省利害休戚時時在心無一事一息放過煉習既久故今雖無事常若有事此心凝聚如舊聖學正是如此此學原は無中生有惟精神凝聚既久故常覺有事不能放散此正是必有事焉君

子乾乾終日者。此也。但君子之乾乾。從真體上透來。此體原自不息。故有事無事。自不容息。所謂死而後已者。此也。公從事上煉習。恐事退既久。此心不覺有漸放散矣。願公究心此學。

杜敬菴方文坡二兄來水西相聚數日。予問敬菴五松九龍之會。勤懇諸友。興起者必多。自家得力處多矣。敢問何所用力。敬菴曰。只自一念之明。於應感上。此明不昧。予曰。此隨分量做去。亦是文坡云。聞之受軒師云。功夫從應感用。易混多。不得力。須從寂上用。予曰。此念之明。非寂乎。從寂上用。安可離感乎。寂感者。時也。吾人本來真體。原無分於寂感。惟真體在我。則無感時。雖寂然不動。自是心意盎然。即寂而感在也。有感時。雖應務紛紜。自是條理安妥。即感而寂在也。真體原只是一。若未見真體。只從寂感上調停。則有事時易落俗。無事時易落空。此師門宗旨。不可忽而不察也。

鄭維宗資性明敏。胷中常有悠然物外之意。志于此學已久。每聞師友之言。不屑屑於記憶。至於言有切己當心處。則默默理會。曾見許魯齋云。雖在千萬人場中。常知有我。有當於心。遂從此入。十年前。恍有開悟。旋復蔽塞。然此意常在。凡人情事變之交。常常煉習。寂感有無之說。常常參透。不輕放過。去年忽然開明。洞見微體。常與禪家數人同坐。見其用功。每日。我只有這些兒在。無來去。無斷續。亦不費些子氣力。殊不如爾等用功縝密。猶未自信。因朋友中有論一念之明者。予謂不如一念之微。道心原是微的。遂自信。依依不離者。凡一月。言言俱是。絕無恍惚卜度之意。色色從實中透來。不由語言而入。故親切如此。予喜曰。此微陽之復也。從古聖賢。只是這些子。學入聖亦只是這些子。外此更無別伎倆矣。聖人以此齋戒。以

神明其德。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所謂此者。蓋有所指也。子既見此。其慎養之。維宗曰。既生有親孩兒。豈有不知養者。此自不容已也。

周維禎從當下還虛上人。功夫專一。常覺此心一物不着。卽此身亦空。自信以爲有得。有受用處。朋友中有言者。俱不能搖動。予詢其受用處。曰。但覺前念不生。後念不生。常念一空。予謂此中自有真宰。不專是空。若真宰常在。則念之動處。莫非生生之機。已往者不嫌知非。未來者不嫌料理。此吾人精義之學。若未得真宰。只在無念上求空。又落頑空。非真空矣。到得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始可言還虛。此聖學也。卽上乘之禪。亦不在念之有無上論。曰。對境心數起。此宜更求自得爲是。維禎頗以爲然。曰。今云一物不着。所以不着者。誰遂有省悟。

董子誠自少志學。從靜中入。志意精專。遂有所見。自信以爲本來不知。特光景耳。非實際也。嗣是日事奔馳。功夫散緩。光景遂滅。見亦支離。猶時常追尋舊景。近見舉似。全未歸一。不知吾人原有一竅。生生。惘然不昧處。此天之明命。良知之真體也。故以思而得者。不思則失。以操而存者。不操則亡。此之真體。則無斷無續。不思自得。不操自存。所云靜時得力。動卽茫蕩。提起卽樂。放下卽苦。皆因未見本來。故學不得力。事未慊心耳。然其未得力。與未慊心處。惘然不容昧。歉然不自安處。夫孰爲之耶。是良知固自在也。患在知未真信。未及耳。夫學以致用。非空談也。子誠信厚有餘。穎慧不足。初於世事。全未經練。予嘗以迂闊目之。今無巧法。惟無習舊見。無動意氣。從一念微處。日著日察。一切應感。凜然天命之在茲。不敢一毫忽易。則

真宰在我。習氣潛銷。其於本來。庶幾有悟入處。以此成身。亦以此成親。非二事也。子誠勗諸。

天地與人同此一靈竅。此卽是本來真體。原是無動無靜。又是常動常靜。不涉聞見。不落方體。此乃是一動一靜之間。人惟不見本來。此心無主。故靜則落空。動則逐物。若真見得此體。此心自是活動。雖一切未交。常是惘然。靜中有動。雖萬感紛紜。常是寂然。動中有靜也。此是本體。亦是功夫。若未見真體。徒於動靜之間調停。終有何益。亥子中間。卽一動一靜之間。原不屬時候。是卽天地以明人心。此卽是真消息。真受用也。以下六條答王維材問

夜間之夢。卽日間之思。日間閑思雜慮既多。夜間安得無夢。今云日間工夫可以作主。恐尙是意氣把持。未知真主。若知真主。萬緣自放。安得有妄意。良知乃吾人之真主。果能認得。緝熙光明。至於通晝夜而知自無神遊之病。卽生今去此尙遠也。

寂感一致。人心本來原是如此。只爲未見此體。故有事未免逐於紛擾。若果見得事雖紛擾。此心常是寂然。豈待山中閒靜。始有意趣。此學原無分於靜鬧。若是養病。自有方便法門。安得不省事。此中良知。自是明白。然病亦起於紛擾。此心無主所致。知得如此受病。卽不如此。是善養病。亦卽是學。

天理卽是一箇。安得有兩端。今於二者俱是未決。恐不純。是未免牽制於利害毀譽。若是天理。自合人情。安有不當處。卽有不當處。亦知自反自修。故質直矣。而又好義。察言觀色。義以爲質矣。而又禮行孫出信行。此方是精義之學。不從人身起念。今人自私自用智之習。既熟。發處未必純是天理。及至不當人情處。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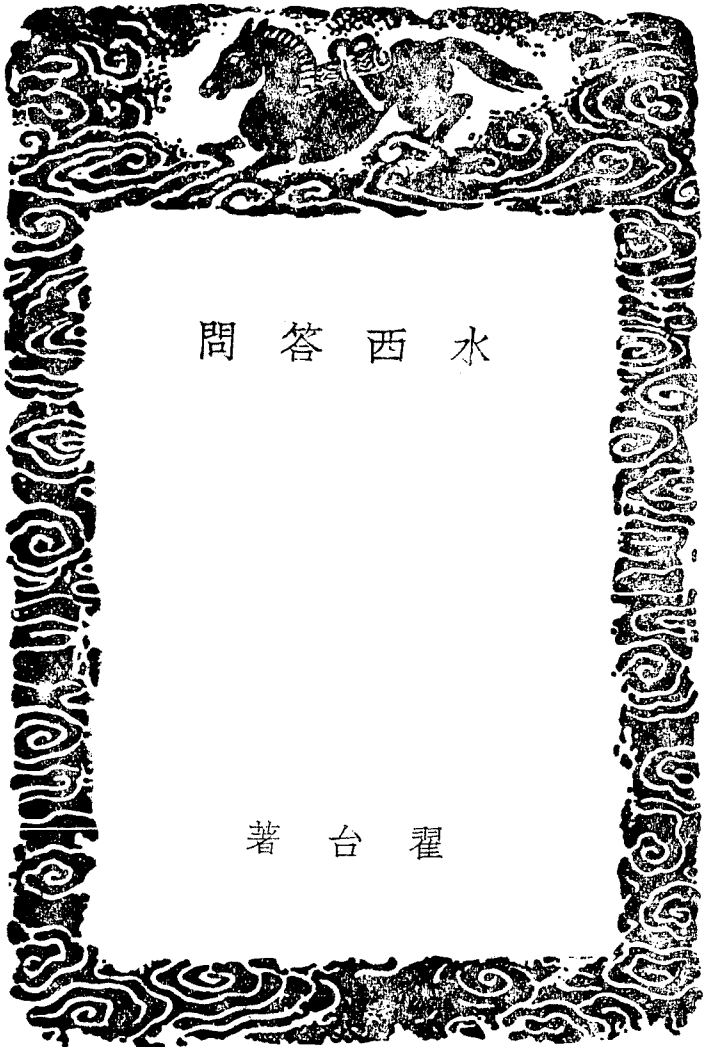
不知自反。只去陪奉世界。所以無到岸時也。

昔人謂傷生之事不一。好色居多。吾人諸動屬火。惟藉一點真元之水。制此衆火。若在病中。猶宜斷絕。安得借孤陽不生之說。誤人。若彭祖御室之說。尤屬不經。無勞爾形。毋搖爾精。亦可以長生。此是不易之論。若病。尤當慎重也。

一動一靜之間。與亥子中間。總是功夫。所謂調停火候也。中間更有本體。所謂真種子也。會得時。功夫即是本體。若會不得。只於功夫之間調停。是猶以水火煮空鑪也。本體只是良知。然陽明先生云。知得良知。却是誰。意可知也。賢友之病。多起於傷神。卽今以養神爲主。凡日用應感一切用情處。皆神之運用。惟用而不用。不著於情。則神始閑。賢友之資。持正而近於執滯。認真而過於顧慮。夫人神本活。而執滯則不活矣。人神好清。顧慮則不清矣。神傷則精氣隨之。飲食所以生精氣。男女所以耗精氣。故今慎飲食之節。戒男女之欲。乃其切要。然莫便於近其人。時與朋友相處。熙熙皞皞。調攝性情。則神自易復。今數年靜養。猶不復舊者。意或在此。試思之何如。

數齋先生致仕歸。不復有意人間世。而惟日與駕部翟震川。方伯蕭拙齋二公。孜孜以講學爲事。欲使水西之學有所歸一。一時從遊者日益衆。而竟莫能測其學之底裏。此水西會語。皆記當時問答之言。辨證之意。學者讀之。亦怖若河漢矣。然吾嘗見張東山所作先生行略云。其學世所不闕。而折衷諸氏。系統餘姚。乃所自得爲多。又嘗見先伯祖星閣公關道集。敍云。當時學姚江學者。互相矜尙。

本無善無惡一語。欲以無住而生心。遂有謂惺惺朗朗。靈明不昧。有謂平平淡淡。一毫不必用功者。有謂學貴一悟。悟則無復可修者。偶有所見。詡爲本來面目。入於狂怪。莫知其非。先生悉爲辨正。舉良知之說。歸其功於實致。曰寸寸皆是小心。時時如臨上帝。凡以云救也。此其爲功。姚江不小。卽其爲功。世道不小。然則後之讀是編者。合張東山與先伯祖之言而觀之。亦可以知先生之學之所至矣。嘉慶四年十二月後學趙紹祖識



水西問答

翟台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水西答問

明 震川翟 台著

友問。何以謂之學。予嘆曰。這學字不明。而道術分裂久矣。是問也。善哉。蓋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亦無往而非學。曰博學。曰下學。曰學而時習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何有空漏。何有止息。古人訓學字爲覺。學者所以覺己以覺人者也。注訓學之爲效。則學止效人而非切己矣。惟學字不明。故譚心性而遺倫物事。變尙奇特而騁記問詞章。皆非聖門之學也。是不可不明辨。以定其趨。

友問。何以謂之教。子曰。教非聖賢之好爲人師也。不過覺己覺人。欲人之同歸於善。如醉者呼之醒耳。非道之以本無也。然教亦多術。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苟率之而不以其正。槩施之而不因其人。開導之而不迎其機。過責之而不顧其安。皆非聖門曲成萬物不遺之意。

友人談學。每出於元詮妙義。又謂聖人別有一等地位。非庸言庸行者所可了手。予嘆曰。學爲性命。無非切己是矣。但性命不是元虛的。涵之於淵默。發之爲言行。易乾九二爻辭係龍德也。而用功則在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自然德博而化。孔門之學。如顏子。只在視聽言動上竭力。曾子。只在隨事精察處力行。皆得聞大道。至於告樊遲。則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夷狄而不棄。程子謂執事敬。便與天地相對。文成公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由是而觀。學莫貴於著實切己。享空景遲元論者。較矣。

友問。學問之功。眼前俱是。了不消著人力。如何。予嘆曰。此是混話。觸目皆是。不假思爲。此性體也。何嘗不是。但吾人種種習染欲膠。何能見性徹體。善學者必須攝念以歸寂。著察以爲力。時時若參前倚衡。自古聖賢尙兢兢業業。亦臨亦保。不厭不倦。誰曾直信眼前而不加精一之功。

友問。近時爲學者。每喜譚二氏。何如。予曰。佛氏之明心見性。脫離諸苦。老氏之清淨無爲。虛心實腹。皆出世因果。各有受用。各有極至處。但聖門中正之學。主於經世。蓋人稟天命之性道以生。而日用倫物一切不離。是故養其體於未發之中。顯其用於中節之和。機通於家國天下。化達於天地萬物。皆是一身與天地萬物和管屬。而非自私自利寂寞無情之學。可以同日論也。故道以聖賢爲則。學以孔孟爲宗。

友問。宋儒論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何如。予曰。此未爲定論也。夫性也者。天命之本體。寂然粹然。不可得而見聞者。氣質則天所賦之形色。蓋陰陽五行變合而成者。運動則爲氣。凝聚則爲質。告子所謂生之者是已。性所以主宰乎氣質。氣質所以乘載乎性。合一而不離。非性有二樣之別也。如耳目視聽是氣質。天然之聰明是性。何可混言。若曰有氣質之性。是告子生之謂性矣。先儒曰。學莫大乎變化氣質。此變化氣質所以復天性之功也。

友問。養人者。亦可以殺人。何如。予曰。然。凡物皆可養人。過則傷。凡刑皆可以懲惡。過則殘。甚矣適中之難也。

友問。多言而易發者。其病安在。予曰。慎重者。其藏密。藏密者。其言確。故寡尤輕肆者。其氣揚。氣揚者。其言

易。故忤物。凡應世居官。尤當謹密。

友問。性一也。而人之氣質不同。何也。予曰。無極而太極者。性之本源也。一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變合而生五行。五行之氣同出而異運。運行於地中。而五方異風。剛柔異齊。人稟五行之氣以生。得水氣之多者。則流動而多智。得木氣之多者。則舒發而多仁。得金氣之多者。則堅毅而多義。得火氣之多者。則焰麗而多禮。得土氣之多者。則厚重而多信。若稟五氣之濁駁者。其爲惡亦猶是。惟善學者。悟乎性體。則氣稟可化而歸於一矣。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平康正直。其善變氣質者乎。

友問。君子思不出其位。何其一也。而又有九思。何其煩也。予曰。心之官。則思一也。而九者之感跡。則殊殊也。而惟以一處應之。故心得其職矣。遇視則思明。惟以此心思之。則自明。遇聽則思聰。惟以此心思之。則能聰。餘類此。故曰殊途而同歸。天下何思何慮。正所謂思不出位也。何煩擾之有。

友問。易曰。易無思也。又曰。何思。然周公之仰思。孔子之不食不寢以思。管子曰。思之思之。然則思不可已乎。予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者。天理自然之思。不鑿以私智。則思而無思矣。安得不通乎。吾人之思。不慎不近。而涉於牽強穿鑿。則不免憧憧往來。祇見其疲也已。

友問。心本靜定也。邪念之往來不絕。何也。予曰。靜定者。心之體。有念者。心之動。念何能已。但念之邪正。相爲勝負。吾人平日之習染既深。故不覺邪念之牽引不已。悟得正念。作主。精精明明。平平妥妥。是謂無念。彼邪念何由而起。譬之眞主登堂。豪奴悍婢。自斂迹而遠矣。

友問。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昔人言之矣。然吾深夜檢點此心。覺無過舉。及應酬。又嘗差錯。豈難者易。而易者反難耶。予曰。道根於靜。徵於動。一致也。豈有心既清徹平妥。無不慊足。而遇事反有過差者。古人之學。察之貴精。執之貴一。不容一毫瞞過。不容一毫歇手。卽清夜一念之覺。而保任之。不爲旦晝之所牾亡。則工夫自成片段。焉有身心難易別耶。今深夜之所檢點者。或察矣。而未用搜巢搗穴之法。未免盜賊有瞞匿處。及觸之。不覺又發了。苟將平日種種之事。精思密察。則過差自不能瞞。自無有僦伺間斷之弊。達之應酬行事。焉得有太過差。此致知格物之學。不可以虛見承之。

友問。此心嘗不得通達。何如。予曰。天惟虛。則無所不包。而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皆運行發生。誰得而塞之。心惟虛。則無所不貫。若以知識伎倆。文藝嗜好。及一切矜持執著。填而實之。則擬矣。安得隨觸而卽通耶。友問。色念難制。如之何。則可。予曰。食色之欲。自有生以來。卽有。無聖凡一也。但聖人心如明鏡。止水。不溺不留。則超了欲色界矣。吾人平日習心習氣。沾染深重。焉能出此一界。今須識破性命之機。嘗淡得下來。及臨境。又痛加懲創之功。久之自然平妥。

友問。此心嘗戚戚不寧。何如。予曰。無求於人。則自足。自足則無入不坦坦。有求於世。則自歉。自歉則無處不戚戚。故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

友問。聞致知之說久矣。知既致了。而格物之功。何處用之。予曰。是問不亦切實乎。大學曰。致知在格物。只看一在字。則致字纔有下落。但物字要認得明白。蓋心之本體寂然。感動發用處。卽是意。意之所在。處則

爲物而照徹此內外寂感者。則天然自有之知也。然物非應迹。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吾依所知處而盡其物。則則爲格物。格其物。正所以致其知。一致之道也。此聖學所以無滲漏。亦非重復。

友問。樂之景象何如。子曰。樂無景象。心之體本樂。心有所累。則百感牽縛。如樂何。惟一無所累。則爽然自適。天下之真樂在我。若孔子蔬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可見若說有物可樂。有道可樂。則皆有意象了。便不是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意趣。

友問。三教同異何如。座客有曰。三教本同。又有曰。三教殊異。予笑而不答。友固問之。子曰。言異者泥於迹。二氏亦不肯心服。言同者混於竅。亦未明三教之宗。作聖者何從識取。文中子曰。二氏終是自私自利。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斯言近之。友曰。謂何。子曰。細觀二氏之書。佛氏以悟性爲宗。雖不著頑空。然割滅種性。遺棄倫物。卽是自私自利。縱度盡天下衆生。終是度之以歸於寂寞也。豈造化一體藹然之意哉。老氏以清淨還虛爲宗。以無爲不爭爲教。似與聖學近。然究其作用。終是占便宜。非太公順應之旨。若聖學雖無聲無臭。根源其實。渾是造化。如生長收藏。不同其時。喜怒哀樂。不同其情。慶賞刑威。不同其用。親疎上下。不同其分。士農工商。不同其業。仕止久速。不同其迹。一元太和之氣。流注宇宙。生育萬物。自不落於虛無寂滅之歸。其有功於天地民物也。豈小補之哉。彼二氏烏得而同之。

友問。不食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則思與學有二乎哉。子曰。理一而已矣。思者。思其所學。學者。學其所思。亦非二也。但思者。精研此理之幾。而通之於事變之微。學也者。卽此思而身體發揮。則理有諸已矣。其

益何如。他日又曰：思而不學則殆，學而不思則罔。是二者互相爲功也。

友問：文章固非道德者之所急。然古今所尙，或可少之乎？予曰：文章與氣運相高下。有聖人之文，有賢人之文，有文人之文。然皆隨時抒性靈，鳴治理。雖作者亦不得而自知也。是故圖書洩造化之精蘊，典謨訓誥發天德王道之極則。孔子作六經以垂世教，如易卦之係辭，春秋之筆削，雖諸賢不能贊一詞，粹乎無以尙矣。三代以下，如先秦兩漢，猶爲近古，故其詞多實而可見諸用，但未當於理者亦不少。若苟卿之文，李斯之書，董之三策，賈之治安，遷之史記，班馬之兩京賦，王命論，靖節之歸去賦，皆有可觀。然皆局於秦漢晉之氣運，故爲秦漢晉之文章，而治道之不逮古，奚惑矣。六朝以來，氣弱格卑，詞皆靡麗，詭僻組織之作，何救世教哉。唐之韓柳，排陋習而振起其衰弊，其文正大嚴謹。大槩因文見道，而爲一代之宗。宋興，理學大明，固不拘拘於文詞間。然其言皆幾於道，如歐陽永叔之純正，蘇子瞻有古孟軻之風，曾子固文章本六經，皆不詭於要領，而可爲天下後世法者，豈非氣運之隆而不雜者哉。後之文，則習尙又異矣。以艱深險僻之詞，文淺近之說，甚至讀者不能句敵也，甚矣。夫文所以明道也，苟無關於世教，焉用文之。周子曰：不務道德，而徒以文詞爲能者，藝焉而已。

友問：學在去見，見亦良知之用，何可去之？予曰：心性本虛，虛則靈，原不著一毫知見。有所見，則執礙而反蔽。用功者著于聞見，口耳之障也。著于識見，聰明之障也。又或著于意見，意見甚微，惟一聞未達者，有之。此一絲之累，全體之障也。須意見盡徹，則真體全露。文王望道未見，顏子如有所立卓爾，此見而無見，無

見而無不見。此致虛之學。千聖之嫡傳也。

友問。三代以後。如子房。孔明之人品功業。何如。予曰。難言也。子房之報韓。孔明之扶漢。其忠同也。子房遇高帝而出。孔明應三聘而往。其正同也。子房之運籌決勝。孔明之料敵如神。其智略同也。子房之誅秦蹙項而成漢業。孔明之拒曹和孫而昇分天下。其功業同也。但知幾用神。不落色相。不犯手脚。一着。子房之得於圯上者深矣。從遊赤松。超然功名。要非孔明所能及。唐之衣白山人。子房之流亞也。漢之子陵。其潔身而固者乎。加足帝腹。似有心矣。謂之忘貴。則非也。

友問。論人固難平心。而美刺真僞之辨。何如。予曰。今之論人者。以孤高爲最。以圓融爲妙。要之皆以迹論。而吾人真脩一着。惟求自慊。而不必求合于人。蓋吾人之學。只緣與世界相交涉。卽交涉處。如無沾染。若空中之月。鏡中之照。便是徹人已徹。內外之道。是故見入井而惻隱。惻隱則必救之。見蹴爾則不受。不受則必去之。此真修也。若救人而納交。不受而矯情。其有欲大矣。縱爲得好事。延得好譽。其與闔然爲己者。奚啻千里。

友有觀花而喜者。問曰。造化若有心乎。予曰。此造化生生之機。自然而然者。何心也。色色任其本來。何待安排。觀者自喜。花何喜也。以花觀花。其見造化之妙乎。玩而不溺。過而不留。其善觀物者矣。

友人問生死。予曰。攄不出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造化太虛之氣。不能不生乎人物。人物得造化之虛氣。以爲聚散。而生死因之。亦自然之理。不可違也。是故其始也。無所緣而生。其生自虛中來。其終

也無所緣而死。其死也自虛中往。如此而生。如此而死。故曰生者死之因。死者生之因。無非化者。知其所以來。又知其所以往。何恐怖執吝之有。昔人謂生寄也。死歸也。又曰。君子息焉。小人伏焉。識此則天壽不二之學矣。彼爲生死輪迴之說者。不過引人爲善之意。豈達生死之原者哉。

友問。世人之稔惡而不卽報者。天何說哉。予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古今通理也。顧人之德積有厚薄耳。德厚者其施遠。其澤難斬。德薄者其報亦輕。今有惡而不卽報者。有二說。或先人之德厚。餘慶未艾。或其人有顯惡。亦有隱善。天尙鑒其善而少延其祚。若無此二者。而惡不見報。豈有此理也乎。或謂小善爲無益而不爲。小惡爲無傷而弗去。是自絕於天而貽殃於後者矣。

友問。聖人不以寵利居成功。豈有見於數與。予曰。消息盈虛。天行也。桃華於春。菊產於秋者。物生有時也。聖人與造化物理爲游衍。故自不極其亢。達人知盈虛之數。故思患而預防。君子知時之有在。故行法以俟命。彼昧其幾而強爲。極其勢而不返者。速禍之道也。

友曰。陰符經曷言殺機。予曰。子疑於殺之字義。而不明造化自然之理者。蓋五陰剝盡而一陽復。雪霜肅殺而春意生。是故陰陽五行之錯運。人情事變之雜揉。相剋則生。相制則化。相滅息而後生息。此造化變革之機。聖人法之以制制兵。而爲斡旋化理之術。是造化不得不然。聖人亦不得不然。故萬化生焉。神明出焉。經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豈虛語哉。若不明於造化自然之理。而事窮兵黷武之術者。慘矣。其在吾輩學問亦有然者。必須大剝削。大翻轉。始得見真體。而後四肢九竅各得其理者矣。昔人云。人心



不死。道心不生。信哉。

友曰：道體浩浩，何處下手？予曰：道有本原，學有要領，不得其要領，不求其本原，焉能事事而求之耶？蓋心主乎身，而中之炯炯惺惺者，其真體也。真體不爲主，則外欲始乘而蔽之。苟識其炯炯惺惺之主而存之，則不善卽知，有失卽復。此學之有把柄者，持其柄而無間，則微彰剛柔各得其則矣。非致知格物之旨乎？何容於知識挨傍之見而就悞歲月也？吾輩其勉之。

友問：造化學問皆虛實相生，先輩論之久矣，其旨何如？予曰：此真實不誑語。造化本太虛也。太虛之中，萬象森列，雖森列與太虛何一毫沾染？此虛實相生之機也。吾人之性，湛然無礙，何虛如之？然萬化具足，何有不實？耳本無聲也，而聲投之，目本無色也，而色投之，聲色雖實，而耳目之不染不留，則虛矣。虛生實，實還虛，此虛實相生之機，微顯微微之道也。善學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殆致虛之極則也已。

友問：人有所思，患預防與將迎之念同否？予曰：將迎者，事未至而有心以迎之，此已見也。已見則私意起矣。大學謂有所則不得其正，預防者，因有此事而思其患以防之，此天理也。天理則無意，而順應之學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此公私天人之辨，學者不可不審。

友問：仁孝二字何別？余曰：仁孝一理也。名目雖有二，而由心以施之用則一。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是仁不離於孝也。又曰：孝者，始於事親，孝豈離於仁也。自心之能愛者謂之仁，自仁之深愛者謂之孝，皆心之真机也。故又曰：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又曰：孝之道，擴之則宏乎四海，溥之則塞乎天地，可見仁

之道無所不愛。愛親之心無所不貫。彼煦煦之仁。矯矯之孝。皆非也。

友問。何謂良知。予曰。譬之鏡。能照者。鏡之用。寂然而靜者。鏡之體。體本自然。不俟人力。而物之來也。卽照而不納。過而不留。人亦無所用其力。故無知者。知之本體。能知者。知之發用。無知而無不知。無不知而本於無知者。是良知也。若謂能辨是非。而卽謂之良知者。是以光明之用爲鏡。不免反鑑索照。而流於認識。作子者有之。又有任知見爲知。而曰我之良知如是。其不可笑也哉。

僧有問者曰。一念不起。是道否。予曰。一念不起。是道。尙非確論。釋家之最上乘者。亦曰不斷百思想。在吾儒。尤嘗辨之。性體固寂然不動。然性中之惺惺不息。何有無念時。卽吾念常惺惺處。是爲正念。正念卽無念。無念則念念是道矣。彼謂不起妄念。則可。若一念不起。則滅念絕性。去道遠矣。

友問。知亦有不同者乎。予曰。無知無覺者。知之本體。有知有覺者。知之發用。常明常覺者。知之真机。億中者。知之推測。揣摩穿鑿者。知之巧術。澄其心。順其應。而不假于學慮者。其知之良乎。致良知則徹體徹用。一以貫之。而見聞擇識之學。其爲知之次也。奚疑哉。

友問。圖書皆五數。居中何也。予曰。此造化本于中。而萬事萬化從中起。中也者。萬世心學之源也。聖人默會此竅。而衍道學之傳。曰執中。曰用中。曰時中。曰建中。曰虛中。無非統承于伏羲。而體造化之精蘊也。學道者。不明於造化之源。不法造化之用。皆非聖人正傳。而流於二氏百家之派矣。

友問。圖書之理。皆順其自然。而係辭曰易逆數也。何如。予曰。天地間一陰陽而已。而陰陽之轉運。一生尅。

制化而已。蓋陰陽生五行。五行生四時。四時生萬物。固順也。然五行之於時物。非滅息則不能生息。是以相尅則相生。相制則相化。皆逆轉而順成之機也。如木非金伐。則不能就用。金非火伐。則不能成器。火非水伐。則不能相濟。水非土伐。則不能流注。又曰。火能尅金。亦能生金。金能尅木。木能生火。亦生土之類。皆相尅而後相成。此造化制化之義。由發用而歸之本體也。故曰。易逆數也。惟逆則反之而成化。推之而知來。而天地聖人之用見矣。故仙家竊之而成金丹。堪輿家用之而成地理。亦此意也。學者反身而誠。反觀內照。反己自修。約之使反。復入身來。又如煉神還虛之類。噫。知道而學問之能事畢矣。

友有以養生之術見問者。予曰。善養身者。莫如吾儒學問。丹經千言萬語。如火龍水虎鉛汞牝牡黃芽白雪等項。不過是假借名色。使人自忝之耳。要之人身一呼一吸之間。無呼無吸。則爲真息。真息歸根。乃吾儒寂感之間。虛中之至妙。至妙者。卽性命也。自性命之凝聚而言。謂之精。自性命之流注而言。謂之氣。自精氣之不可測而言。謂之神。神所以攝精氣。精氣所以載神。原一物也。吾人終日之間。此神不傷。則氣自清定。而精自凝固。養生之術。孰大於是。若刀圭冲舉之說。人所難見。而壽夭之數。原定於天。君子亦順受之而已。何可強于思爲哉。

友談爲學宗旨。紛紛持論不決。予曰。學術多歧。意識亦異。看來世間人。惟此一身爲大。須以修身爲統宗。更爲切實。何也。以身對家國天下而言。則身爲本。心意知物皆身也。學不歸於修身。則自小其身。而九竅百骸俱爲習氣所累矣。提出一修身。則思此身爲萬化之生。自待不能不重。便不肯倒塌。決不肯甘爲人

下而不辭。欲脩身。便求工夫。而誠正格致。乃是脩的訣竅。歷觀大學古本。節節歸重于身上來。易亦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信乎。學之宗旨。舍修身其誰歸。

友問。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心豈有二乎。道心人心。又何別乎。子曰。心一也。動以人。則爲人心。人心則便起。起作則危。危則不平。安動以天。則爲道心。道心則斂於密。而其體微。微之一字。千古聖賢之祕旨。苟用。惟精惟一工夫。則人心化爲道心。危亦微矣。所以允執厥中也。中者。喜怒哀樂未發之謂。天下之大本在是矣。

友問。大學之功。誠意而已。意誠則心正了。如何又有正心工夫。子曰。大學條目。雖分疏精密。無有空漏。然其實只是一箇工夫。蓋意爲心之發用。心爲意之寂體。人徒於發用上用功。而不提出寂然之體來說。是只知發用之機。而不知歸寂之根。則誠意之功。而不免義襲而取矣。故必云正心。觀四者有所。則爲此心之累。誠意章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處。不俟將迎。無有留滯。卽心便得其正矣。此欲正心者。先誠其意。非誠意之外。又別有正心之功也。學者當自得之。

友問。先儒稱邵堯夫爲內聖外王之學。至語道統之傳不與焉。何也。子曰。堯夫之學。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然於道尙有可言處。夫道無窮盡。無形像。千古聖人。兢兢惺惺。不見有窮盡。可止有形。形可據。故曰望道而未之見。此學之脈也。堯夫將造化古今之逆。皇三帝伯之事。一下覷破了。而只在此處盤桓。觀明道於經世之數。曰加一倍法。再問之。曰忘之矣。濂溪以無欲學聖。此孔顏之嫡脈。知此則知邵子矣。

友問。性爲何物。易從而透。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人受之以生。寂然不動。生生不息。此天然自有之真。而發之則爲情。情之能處。則爲才。性與情與才。一物也。性不根於天然。非性之體也。情不由於性。非情之正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故曰。未發而達之應感。真机流布。此卽性也。一落私智人爲。則非矣。善學者果能悟得性體。方爲見得大主腦。不使蔽於衆慾。雜以私見。撓以人爲。則真性合天矣。後世性惡之說。是以氣質言。三品之說。是以流習言。亦未爲盡非。但不是寂然生生之體。又各執其見。以爲學工夫。亦自差謬。安能透得性宗哉。

友問。博學于文。又約之以禮。是工夫先外而後內與。予曰。道無內外。工夫亦無先後。只是一件事。蓋文者。此心此理之散殊。禮者。此心此理之歸宿。文是燦然之跡。有形之禮也。禮是天然之則。無體之文也。如日用應酬詩書六藝之類。皆文也。然皆有發根處。博文者。隨處隨事而學之。約禮者。卽以隨處隨事之學。而反之於天然之則。其歸寂之學。歟。約之以禮。以字甚有力。旣約。則文非外襲之學。而理爲心得矣。所謂處處做一處了。何畔於道哉。易曰。殊途而同歸。何內外先後之分。顏子之視聽言動。復於禮。此博約之旨也。多學多識之賢。尙不免於一貫之疑。如之何而可與道相當哉。

友問。不知人。無以言。今世道不明。巧僞成習。人品真僞。何以辨之。余曰。人品之真僞。係於心術之邪正。而迹不與焉。故觀人者。不于迹而於其心。取人者。當取其心而恕其迹。今之世則又異於古昔者。故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曲謹者附于謙恭。矯激者附于氣節。阿徇者自謂通融。包藏者自謂簡重。巧辨者自謂多智。

糊塗者自謂優容。好訐者則曰秉直。妬忌者則曰持正。貪婪者謂之材能。淫縱者謂之灑脫。此似是而非。千里之差也。若夫率真者。其心無偽。盡職者。其心無欺。光明正大者。必君子人也。機械變詐者。必小人輩也。君子專責己而不責人。有不合則即去。小人惟投隙以害正道。有失意則更依戀。此人品高下之分也。學者能實致其良知。則是非不蔽。而有以盡天下人之情。則言因人發。焉得而不中其肯綮也耶。

友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孔子與顏子有之。然不用於春秋而周流天下。不幾於矛盾乎。余曰。用行舍藏。時中之道。非有成心也。孔子周流之心。乃東周之心。不忍以天下之無道而棄之。隨地而寓其轉移之機耳。非求用也。非必于行也。及一見不合。即接淅而行。明日遂行。何嘗有一毫意必之念。如公山可往。南子可見。及蒸豚之饋。嚙亡之拜。豈肯少有失己意。此皆時中之道也。噫。非太虛無物之體。其孰能與于此哉。友問。變化氣質之方。有一友從傍曰。是何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盡之矣。予笑曰。是未易言也。氣質自五行稟受來。有剛柔清濁之殊。加以習染而成。何能即變得。若只在氣質上論分數。是在枝葉上修剪。依舊發生。須從吾心源上洗刷乾淨。及對境。又懲創悔改。則心氣日就平和。而偏駁處始得消化。若心上微有粗處。亦是氣質化不盡。化得盡。則聖人矣。

友問。貧。予曰。貧莫大於不安分。盡其分則爲安分。安分則忘貧矣。若疾貧則爲亂。坐視其貧而不能曲爲之處。則爲枯槁之學矣。

友問。樂。是人之本體。亦有時而憂。則樂亦有時而間斷乎。予曰。聖人之樂無形像。亦非放縱。憂中其節。亦

謂之樂。故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憂不如舜。孟子亦曰。君子有終身之憂。此憂也。乃所以爲樂也。非世情戚戚之謂。苟學者學而不厭。則樂亦何曾有間斷時。世人之憂樂。何足論哉。

友問。世人疑言良知識。遺乎良能。言致知者。無事格物。何如。余曰。此皆舊見之牽滯耳。不知良知卽明德也。致良知卽明明德也。謂之物。卽本文物有本末之物。格者。至也。盡其物之分量之謂。至格物者。正是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斯爲格物之極功。而致知之實事也。彼有謂大學之旨在發用上用功。要亦未爲定論云。

友問。貧與賤。人之所惡也。而簞瓢蔬食之樂。豈與人異乎。予曰。貧固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樂乃心之本體。不以貧窶而改。非樂夫貧也。纔說有貧可樂。乃賢智者之過。而非聖賢中正之道矣。得乎道。則周公之富。顏子之貧。一也。何可惡可樂之異。

友問。千聖相傳。只是慎獨工夫。先生之教信然矣。然吾輩於獨時念慮。易雜易忘。如何慎得。予曰。學有主腦。不明獨字。如何能勉強慎得。縱欲慎。不過執持此念不放。則活潑生機。反成頑呆。況心是出入無時的。如何縛得他住。安得不雜且忘耶。獨非獨處之獨。天命之性。至虛至明。至靈至神。乃吾之獨知也。言獨則無對矣。時時敬畏天命。以保任此體。則性天昭察。何得有雜且忘之時。此之謂真慎獨。若世以不納鄰婦。不受暮金爲慎獨。看獨字太窄了。此是慎獨中之一事。若只此就足了。則不遇鄰婦暮金事。其工夫亦沒處用矣。

友問。治官之法何如。余曰。心者。法之原。法者。心之運。官司之事。甚繁瑣。先治其心。則心平定。而政亦平定。心勤謹。而政亦勤謹。心精明。而政亦精明。心委曲。而政亦委曲。其於官也。何有噫。治官之法。盡其心而已矣。

友問。論學者。每每以世界未能脫去。及一絲不掛爲言。予曰。人在世界中。誰能離得學者。只於世界上。相感應。略無沾滯之病。便是經世出世之學。友曰。曷謂予曰。道無精粗。無寂感。卽心卽事。卽事卽心。舍却日用常行事。單談心體潔淨。不使罣礙。未免墮於空寂。此二氏之所以遺人倫。棄物理。而不可語國家天下之治也。陸象山只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到得純粹通融時。卽明道大公順應之旨。而孔門之嫡傳也。毫厘千里。不可不審。

友問。論學者。執見在之說。何如。予曰。觸目是道。非見在乎。但學者要知得見在工夫。方合得見在本體。如無感則廓然。有感則順應。有慾卽望。有忿卽懲。有過卽改。有善卽遷。皆見在事也。舍見在工夫。而止談見在本體者。非也。

友問。治民之道何如。予曰。以民之心爲心者。庶能得民之心。以民之命爲命者。斯能立民之命。傳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友問。微子去之矣。而伯夷又爲扣馬之諫。聖人有二道。與予曰。道無定體。各求其心之安耳。微子之去。知天命也。伯夷之諫。正人倫也。微子紂兄也。故得行其志。伯夷人臣也。故當明其義。易地則皆然。



友問。人之擇居者有道乎。予曰。然。虎兕之噬人也。居山澤者多遭之。蛟龍之害物也。處水濱者多遇之。人之於居處亦然。欲全身以遠害者。居處之地不可不慎也。故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一友謂。致知一了百了矣。不必卽物卽事以求之。一友謂。道無不在。聖人無不學。事物上若不一究竟。知何能致。予曰。二者言之皆是。皆尙有未盡處。蓋知乃寂然之體。而顯之於應感。事事物物皆道也。而根之於一心。所謂卽心卽事。卽事卽心。台內外之道也。專言心而不必求之。事事物物。其流弊似禪寂。專求事物之理而不本於心。其流弊似伯術。聖人之學以良知爲主腦。而隨事隨物。皆精研以求之。是心不遺於事物。而亦不著於事物。真致知格物之旨也。

友問。釋氏言大智慧。吾儒言良知。果有異乎。予曰。天之明命。原無不同。而儒釋路分。差以毫厘。文成公謂自從悟得親民之旨。勘破二氏之學。終是寂寞。今吾輩悟得格物之學。則知字始有實際。而身心意知與家國天下。藹然一氣相通。無遮蔽。無窒塞矣。豈徒如釋氏明心見性。而卽謂之了手耶。

友問。昔人云。某平生不喜與豪富遊。今之人見勢利則附之。及見人與勢利者往來。又從而非諂之。何也。予曰。趨炎焰而忽冷淡。常人之情也。見人與勢利往來而非諂者。忘心使之也。皆不足論矣。至於不喜與豪富者遊。亦出有意。非聖賢中正之道。蓋貴貴之殺。尊賢之等。皆禮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聖賢待人。不驕之心也。吾輩持己正。接物恭。不論貧富貴賤。一以平心處之。則盡道矣。我苟盡道。而人之諂我薄我。傲我。何足計哉。

友問道不可見見非道也。道不可聞聞非道也。道不可言言非道也。何如。子曰：固然。但道涵於無朕而運於日用常行中。庸論之詳矣。學者視於無形是真見矣。聽於無聲是真聞矣。默而識之不言而信。有至言矣。若不體會於身心。而加戒懼慎獨之功。徒曰不可見云云。則入於渺茫之說。孰甚哉。

友問：聖人之四教。文行忠信。雅言則詩書執禮。罕言則利命與仁。近日談學者。略文行等語。直下承當性命微妙之理。不幾於涉元虛。而戾於孔門之教歟。子曰：子之言信然哉。但孔門授受。若造化然。凡所語。徹上徹下。原無分別。願學者質有中上。故領悟有深淺。若專執四教雅言之說。何以回言終日。而一貫以指。示參賜者。未嘗祕也。及司馬牛樊遲之問仁。又直以受病處藥之。使承領得徹後。亦可進於四勿一貫之旨矣。善學者當自安分量之殊。而直下承當微妙之理者。亦當自反矣。

友問：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不言見而言聞。何也。子曰：聞乃了悟之聞。非見聞之謂。子貢意以文章可得而聞。若性與天道之言。豈不可得而聞耶。存乎自悟耳。此悟後語也。

友問：遇喜怒之來。卒然而應之。何能得當。子曰：凡喜怒未來。則有本原。御情者須有主。不可乘以意氣。若輕發則害事不小。學者於獨知常慎。則見定氣平。喜怒亦有條理。心無定主。遇喜事則發之輕佻。遇怒事則發之激昂。未有不害事者。

友問：安重沉深者。能處大事。如漢之周勃。唐之郭子儀。可能當之乎。子曰：二公亦是暗合於道。故上不疑。下不忌。忌非合道。則安重者流於凝滯。深沉者流於險詭。安得濟事。

友問。小人有機智。有言辨。善乘人喜怒。君子何能待之。子曰。彼以機智言辨。而我以機智言辨。應之亦市井之流也。安能御之。惟平心以處之。至誠以感之。和顏色以受之。議論有不合。又委曲以導之。則自治盡善。而小人亦可化矣。易曰。壯於頄。有兇。

友問。古以射教。以投壺教。此藝也。何與於學。子曰。聖人之學。心學也。學在攝心。到得純粹自然處。便是聖人。今學射學投壺時。凝神一志。視明聽專。不疾不徐。比禮比樂。何等精義工夫。心安得而不純粹。以入神也。後世此教廢。而人心日放肆。無收攝矣。此成材不如古也。

友問。文成公用兵如神算。果皆出於良知歟。抑有奇祕之術歟。子曰。良知者。天然之明。萬化自出。謂用兵而不出於良知固不可。但兵家發慮料敵。奇正互用。自有成法在。如孫臏、魏武、郭子儀、李靖、曹彬等。俱不失法律一毫。故能成偉功。雖然。法運於心。心無窮。法亦無窮。是用兵又不出於良知之外也。

友問。閒靜時。覺意味洒脫。及應酬。不免紛攪。若着意。又恐涉矜持。如之何。則可。子曰。靜洒脫。動紛擾。是心與景別。再加矜持。又起一層念了。此皆工夫未見頭面耳。蓋不覩不聞。性體也。性本無累。本生生不息。又何間斷時。能常常戒懼。保任此性命。則工夫合本體。自然活潑洒脫。靜如此。動亦如此。不必矜持。而心自中和中節。何有起滅時也。

友問。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則聞見亦聖人之資歟。子曰。不然。舜居深山。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異於野人者。幾希。則其心已極虛極靈。若天之太空然。一有感觸。則舍己從人。樂取之念。若江

河之決。莫之能禦矣。非待人聞見而後從之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與資聞見者。奚啻天淵。

友問。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性命果有二乎。君子不謂的。工夫亦有二乎。予曰。性命一也。自稟受之有定而言。謂之命。自稟受之各具而言。謂之性。故聲色臭味之不能已。屬諸性。而不可以必得。則命存乎其中矣。仁義禮智之不能盡。屬諸命。而可以自盡。則性宰乎其中矣。君子安命以定性。盡性以立命。則性脗合於命。命通極於性。而一以貫之矣。自世人拘於稟受而分屬之。故孟子獨舉其所重處。而責成于人也。友問。心一也。儒釋之心。到無欲處亦同。何以分別。予曰。畢竟是不同。蓋心具乎性。合內外一寂感。無體用之間也。釋氏之學。只了得箇內。而外之仁愛禮接。三千三百之儀。都不留情。終是枯槁。卽是有欲。觀孔門隨處論仁。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釋氏惡得而同之。明道曰。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也。旨哉。

友問。古多聖賢。而今人之不如古。何以故。予曰。古人之學。隨地俱有實際。孔子說志道據德依仁。而終之游藝。中庸說聖道發育峻極。而歸之於三千三百。所以隨處皆是學。擴充經綸。何往不可。秦漢以下。略略於內。裏詩討。而不知大根本。於外面維持身心之具。全無下落。其成材之不如古也。何疑。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步步是實學。後世惟明道之學似之。故不落於枯寂。讀其語錄自見。

友問。古人歌舞用長袖。正欲紓其志意。今人舞跳則爲縱欲。何也。予曰。古人時時收拾身心而發之。於長

袖之舞。則有進反之意。而性情亦舒暢。今人處處放肆。故歌舞長袖。則入於縱欲。亦毫厘千里之辨。友問。克伐怨欲不行。如何不是仁。予曰。仁者。渾然天理。無一毫意念之累。不待於力制也。顏子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四者皆無意矣。不行猶有四者在。故此心猶不免有己。但乘其己而制之。亦難矣。故夫子許其難。而不許其仁。

友問。平旦之氣。未與物接。何好惡之有。而曰好惡與人相近。與何人相近也。予曰。正心之要。在於誠意。誠意只是好惡二端。觀大學各章。不離好惡。便見平旦之時。雖未與物接。然爽然泰然。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純乎天則。未嘗拂人之性。豈不與人相近也哉。此人字。即存于人者之人。對禽獸而言。若且晝之好惡。則習相遠矣。

友問。先輩云。無知者。良知之體。有知者。良知之用。則致知者。致無知之知。與抑致有知之知。與。予曰。無知若鏡。有知即鏡之照。不可以二分之也。自有知而致之。所以復無知之知。無二功也。又問。致知之時。誠意之功。如何用。誠意之時。正心之功。如何用。是不可混而無別也。予嘆曰。善哉。問也。自後世分疏之學。行而支離之弊起。不知體之寂。則爲心。心之動。則爲意。意之所在。處則爲物。而照徹心意物。則爲知。故致知在格物。格物以致其知。則意誠而心亦正矣。無先後。無內外也。此脩身無間之實功。而家國天下一以貫之矣。

友問。聖門條教。不一而足。如求仁。乃孔門之宗旨也。至于下手用功處。曰敬。恕。無怨。曰恭。寬。信。敏。惠。曰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今言良知者。只以一念之明處取證。不必別有條目工夫。不几于枯寂。而與釋氏類歟。予曰。此不識致良知之實者乎。經曰。致知在格物。物卽事也。事變不一。皆理也。而知以照之。隨事而盡理。以至於極。則爲格物。卽敬恕居處恭之類。致知之實功也。豈若沉空守寂家之遺於感應哉。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此自然之則。曰夫同歸一致。卽良知之總頭腦。而殊途百慮。卽良知之應用不一者。乃至一者之隨感而應。始爲體用無間之學。而聖人之全功。孰可以空寂疑之耶。

友問。讀書之法何如。予曰。讀書只要觀聖賢立言大意。不要拘泥字義。如萬章問完廩浚井事。此事未必有。孟子不過借此以發明大舜孝弟之極耳。若以此事爲眞。而必欲辨之。則鑿矣。況大舜爲都君時。九男二女。百官民庶具在。象如何能使舜去幹得完廩浚井。舜又如何自己一人去幹。凡讀書如此等拘泥。不惟學理不明。亦徒費精神矣。

友問。窗前草不除。與自家意思一般。然傳又曰。草不去。花實不茂。二者當何如。予曰。是皆不明于吾心之說也。不除者。因萬物生生之意。而欲其生之也。去之者。亦無欲死之之意。不過去其害花木者耳。苟驗之心而無死之之意。則留之可也。隨便而去之亦可也。何疑辨之有。類而推之。何事何物不然。

友問。天理人欲。論若冰炭。程子謂天理人欲同情異行。文成公謂莫謂天機非嗜欲。何歟。予曰。理欲之辨。其幾甚微。蓋天理人欲同出一原。動以天。則爲道心。動以人。則爲人心。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人心卽道心矣。記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苟飲食男女發而中節。何往非性。何性非欲也。惟不中節。則沉溺而私矣。

孟子窺其竅則曰貨色與民同之則貨色皆公也。卽此可王。又曰形色天性也。踐其形則爲聖人。善學者直透性體。則知人欲之不足惡。而于道思過半矣。

友問白沙先生云。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意云何。予曰。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蓋心體至虛而實。至實而虛。故修爲者有學也。而本無學。覺照者有覺也。而本無覺。此有而無。無而有。未嘗假以人爲之力。若泥于學覺。則着矣。豈自然之學哉。

友問。思也者。心之職也。思以通微。今有用思者。事反不通。何也。予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只是虛心以觀。順理而思。則心明而事達矣。若執見穿鑿。則知識反以蔽之。雖欲思之。必不可得而通也。

友問。學固貴切實用功。然用功而不進。何也。予曰。學忌自是。一友旁問曰。真是矣。何不可。予曰。不自是者。不自以爲是也。如愛親長。本良知良能。皆子弟之是也。皆常事也。在子弟順知能之良。而爲之。何嘗自以爲是。一自以爲是。則不良矣。學何由而進乎。請益。予曰。學忌有有而不居。爲謙。謙受益也。萬象俱備。天不以爲有。萬善俱足。聖人不以爲有。虛故也。虛故能受。能受則其益無方。有則滿。滿則塞。而何處可進哉。友問。孔孟而還。稟聖學之全者。其誰與歸。余曰。河汾志聖人之迹。而不究于聖人之學。故專以典要爲教。而其人不微。濂洛傳聖人之脈。而未究于聖人之施。故明於心性之原。而其道不王。噫。聖人不作。學誰其全。

友有謂學貴於悟。一悟便了。又有謂學貴于修。須積久方到。予曰。皆非定論。資質有利鈍。功夫有分限。一

悟卽了者。上乘之資。悟後正好用功。如顏子之明睿悟矣。竭才不惰。何修如之。由修而至者。中人之資。久則融會而通。如曾子之篤實修矣。精察反求。亦誠明之學。故得一貫之傳。蓋悟而不必於修者。虛見也。修而不事于悟者。執念也。皆非入聖之機。故悟中能修。修中思悟。聖學之全功也。

友問。惟精惟一工夫。朋友論之詳矣。畢竟精是精些甚麼。一是一些甚麼。子曰。道心惟微。微卽未發之中。天命之已然也。動於人則心危。危則不中矣。惟精惟一。求復乎天命本然之中也。故惟精者。惟一工夫。惟一者。惟精極致。從心上磨刷。則爲精。精到極處。則爲一。一則純乎本體。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厥中允執矣。友問。謂學問未得手。遇應感時卽錯。必須靜中工夫的當。然後可應事。則工夫全在靜養得手。白沙先生靜中養出端倪。此其徵也。予笑曰。此學不明頭腦。故分了動靜先後做。然靜不以時地言。白沙養出端倪。非坐出端倪。養字儘有條件。濂溪云。無欲故靜。明道云。人見某靜坐。不知在此殺用功。合而觀之。則功有可尋討矣。吾輩今日說靜養者。只說得個定氣。非真養靜也。學者在獨知處。戒懼不放。常若天監在茲。則此心炯炯穆穆。靜而無靜。有事來。卽就真明以應之。千感千應。自有條理。動而無動。何錯之有。若錯了。亦會知改。此一貫之學也。若必以靜爲主。到動時。又要加一番照管檢點工夫。則功有間斷。便非聖門率性修道之旨。

友有謂文成公良知之學得於變苦。後之學者未曾用功。開口便說良知。且良知。聖人自然之知。如何便能得此。某不敢信。學者必須讀書學古。卽物窮理。着實用功。久久可到。若一蹴言之。恐爲虛談。子曰。良知



二字雖是文成公提出。然孟子亦嘗言之矣。蓋天命之性。不慮而知。自孩提以至壯老。自途人以至聖賢。莫不知愛知敬。莫不具足。有志於學者。反而求之。則良知在是矣。卽讀書窮理。皆致知之用。何可二之。若學者自蔽自昧。不肯實致其知。而謂良知之難能明者。非良知負人。而人自負良知也。况蔽有大小深淺。能撤去其蔽。良知卽自見。何有等待。

友問。喜怒哀樂未發。何所用其功。旣用功。則是發矣。若曰未發前無工夫。又非至誠無息之學。如何如何。予曰。此問切哉。學脈不明。則工夫多分有事無事。而謂無事時不必用功也。豈知心體真明。卽日月之明。何時可息。吾之不覩不問。卽未發之中也。戒謹恐懼以慎其獨。是卽此未發而保任之。卽是未發工夫。發而中節。一以貫之矣。若待其發而制之。豈探本不息之學也。

友問。聖王不作。禮樂不興。記又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則禮樂有二乎。予曰。禮樂不可去身。此就學者之事言之。記曰。致禮以治躬。斯須不莊不敬。則惰慢入之。致樂以治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入之。禮樂之切于吾身者如此。若欲興禮樂於天下。非聖王不可。蓋聖人在上。賢相協治。太和之氣。融液宇宙。動天地。洽神人。故制禮作樂。以鋪張造化。于是定禮樂之官。脩禮樂之具。肅儀審音。周旋歌舞於朝廷宗廟之上。以達之於邦國田野之間。故人人各享其分。而藹然雍然之世也。故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非唐虞三代之盛。誰其選哉。

友問。無遠慮。必有近憂。夫遠近相去懸絕。如何無遠慮。反有近憂乎。予曰。遠近不以時地言。夫人情事變。

不一。惟理爲遠且大。君子之所慮。惟理。故有遠大之見。而不徒目前身使之圖。苟慮而無遠。則見局於近小。而所爲皆苟且。凡陋之事。憂不卽在于近也。君子志其遠者大者。則謀爲必臧。而何近憂之患哉。

友問。今之談學者。只云致良知是矣。然事物無窮。未能體究。不免于孤陋。何如。子曰。謂單提良知而不足以盡天下之物理者。固非也。然舍天下之物理而徒空致其良知者。亦非也。蓋卽心卽事。卽事卽心。原不相離。觀諸孔門善學者。莫如顏子。然問爲仁爲邦。至于農山之對。皆致知格物之學。合內外之道也。聖門之正脈在是矣。若事內而遺外。則流于二氏。事外而遺內。則流于五伯。其去道也遠矣。

友問。有一友曰。謂能不動心。何如。子曰。不動心豈易言哉。人之不動心有二。有稟之厚者。遇事來。則頑然不懼。是爲籠統。有執見之固者。遇事來。則悍然不顧。是爲強制。要之其中皆無有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曾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能盡性。能自反。此動而未嘗動。真不動心也。觀此。則知告子之異於孟子矣。

友有執靜習之說者。舉靜中養出端倪爲證。有持動靜交修之說者。舉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言爲證。子曰。此二論久矣。無乃真根之未盡透。而舊說得以纏固耳。夫知止而後能定靜。則工夫全在知止。而不在定靜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工夫全在復禮。而不在於視聽言動也。白沙之學。固多得之靜養。然至無有至動之說。亦不專倚於靜矣。是故四勿之事。博文約禮之教也。不遠復以修其身。亦非動靜交助之謂。善學者於一處養之。則一以貫之。慎無泥于動靜異境而分析也。

友問事變多端。如何處之得條妥。予曰。以事處事。不以我處事。則無我也。無我則無事矣。若着以己意應之。不輕率則粘滯了。如何得妥。故愈見其多事也。

友問學問得手者。或可放手做。初學之士。必須用矜持之力。久方熟。余曰。此說工夫。未究本體。夫得手者。見了本體。戒慎恐懼。時時保任。自不肯放手。若硬要矜持把定。是強制其生生之性。與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同乎否乎。後面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泥其迹。似同于矜持。然固執其所擇之善。必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何嘗執持以塞其生生活潑之機。

友問人曰。道無言。可言。非道也。聖人之言。不幾於贅乎。余曰。無言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言也。言以明道。亦時之不得不然。聖人因時明道。豈其心之好言哉。故典謨訓誥。係辭。洪範等篇。及六經作述之盛。皆聖人順時之不得已耳。雖有言。卽無言也。不然。顏子之愚。子貢之辨。聖人有與有不與。則道之不貴言也。類如此。

友問養生之術。而劇談元牝之因。何如。余曰。人之一身。均所當養。但取必於術者。逆而難。反求於己者。順而易。吾不暇論丹經元典。嘗學易而得其要矣。易之損益。聖學之至要也。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夫忿慾則火性不熾。不熾則勢不上炎。而精氣常潤。窒慾則水性不蕩。不蕩則機不下陷。而精氣常充。上下交而水火濟。則心源澄徹。百體和暢。所謂順性命之理。而保合真元之氣也。養生之要。孰有切於此者。彼方書之說。謬茫舛逆。剖形裂混。未見其成者。

友問。萬物皆備。恐聖人如此。而凡人不能也。余曰。豈惟人哉。雖物類亦無不備也。但人能盡之耳。故曰。反身而實體之。則無有欠缺。自無有不足。何樂如之。一有不誠。則便缺然不慊於心矣。由是觀之。皆備者。真機無不貫通。所謂仁也。仁體物而無不在。故百行萬善該之矣。學者能強恕。則心無隔塞。非近仁而何哉。友問。生滅之理何如。余曰。生而滅。滅而生者。造化生生之機。無有間斷。日月寒暑往來之義也。無生無滅者。先天混沌之體。太極本然之妙也。要之皆出自然。非人力所爲。彼二氏之談生滅。多涉元虛渺茫。豈自然之道哉。

友有論天地人三者爲兄弟並立之義。予曰。予以立字之義考之。是又不然。立字上一畫爲天。下一畫爲地。居於中而頂天履地則爲人。人也者。撐持天地而贊參造化者。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學者能盡仁義之道。則俯仰無愧怍。而人道立矣。不然。人道廢而醉生夢死。不過血肉之軀耳。何以言參天地哉。猛省之。自見。

友問。白沙先生靜中養出端倪。與致良知之旨同異何如。予曰。此先輩苦心。何能分辨。固問之。予曰。致良知之學。合動靜之道也。固不可忽易看了。至靜養之說。學者亦要善理會。蓋靜非以時與地言。以時地論靜養。則此機拘滯有所。反成守寂之弊。蓋心之體一也。本無動靜。苟良知常定常應。卽體卽用。何可分析。庶乎大學之家法也。至於白沙立本自然之學。人已受用甚不小。但于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旨。尙當有以辨之。噫。宗旨之同異勿論。要皆聖人之學也。學者慎不可粗心淺識觀之。

友問。天根月窟。邵子一生受用。然其義何如。予曰。天地間。一陰陽而已。一陽初動於羣陰之下。而萬物將由此發生。故謂之天根。一陰忽遇於羣陽之下。而萬物卽于此翕藏。故謂之月窟。一動一靜之間。陰陽交媾之妙。此太極之理。如環無端。邵子徹悟此理。而時時體而行之。故三十六宮之中。無非春意充溢。故曰弄丸。弄丸者。後天而奉天時也。白沙亥子中間得最真。蓋亦深於此也。吾人一念初動。混沌未判。卽是復。卽此念而收攝斂聚之。卽是姤。念念不息。卽復姤往來之機也。蓋學者體會於吾身心中。以致力于一動一靜之間。庶幾乎弄丸之學矣。

友問。今之談學者。雜三教而趨向皆歸于二氏。奈之何。予曰。聖學不明。異端紛出。雖由於人習。亦關於氣運。但君子惟期于自脩。而不必于強人。宋世理學崛起。而釋學遍天下。中間不雜于二氏者。惟周程司馬君實邵堯夫張子厚謝上蔡楊中立及陸象山張南軒朱晦翁諸公。故正學始傳於中原。閩越之間。至今藉焉。今日之弊。殆甚。若不自脩正脈。嗚嗚與二氏爭喙。亦惑矣。觀孟子反經之說。自見。友有來顧者曰。此爲了人事而來。非爲問學而來。予笑曰。爲學問而來者。固是爲了人事而來。亦學問也。不可以二分。友欣然而是之。

友問。夫子賢於堯舜。說者以事功言。何耶。余曰。以事功言之。則堯舜之巍乎煥乎。夫子焉得而賢之。要之賢處必有所在。非惟吾輩不得而知。宰我亦不得而知也。學者明於堯舜孔子之學。斯可窺其萬一矣。友問。學要博。非考古無以通今。予曰。讀書要會意。不必泥辭。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若以漢儒附會之說。

觀之多不可信。家語謂顏子當孔子六十二歲死。伯鯉孔子六十九歲死。論語謂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則鯉死於顏子之前矣。此等處辭不可泥。

友問以實意御人而嘗被人之欺。若之何則可。子曰君子可欺以方。亦情之常也。但君子不期人不詐。不自詐而已。不期人不疑。惟自信而已。自信則心地實。心地實則易知。人何疑。不自詐則心地正。心地正則易從。人何欺。若恐人詐不信。而先藏機用智以待之。是市井之心也。若因人之詐不信。而改易吾之實意者。非君子至誠之道也。故曰抑亦先覺者其賢乎。

友問從學者多悠悠不進。何也。子曰明道云爲學須知有用力處。既學須知有得力處。時時着力。雖欲悠悠而不可得也。今之執己見。騁虛談。是中無力可用。可得矣。安得而勇進乎。

友問學於古訓。乃有獲。則學亦貴于多識歟。子曰古人之學。只在心性倫物上理會。不在書冊上盤桓。卽學於古訓。亦在古訓上學理會。心性倫物耳。觀於顏子明道。何曾記誦上着工夫也。

友問書生談兵。古今所諱。今四海多事。用世者亦無事於知兵歟。子曰兵豈易知。亦豈易言哉。或云文成公制敵若神。本于良知。不知運用。雖由良知。中間變化決籌之妙。自有仁義之術。文成公亦已祕之矣。學者能究心于孔子之學。而旁通於陰符素書之技。由是用歷代諸將之術。以圖成定亂安民之舉。斯可以語全將矣。彼拘泥於書冊之陳言。與馳騁於議論之虛見。皆是取亂之道也。

友問大德既不踰閑。則小德出入亦無害也。何如。余曰是大不然。德一也。原無大小。自其統體而言。謂之

大自其散殊而言。謂之小。卽中庸之敦化川流也。大者既不踰閑。小者皆吾心之言動。纖悉莫非精義。則小德之或出或入。自能循矩度。何有不當其可者哉。若泥於舊說。則細行不矜。終累大德。不將恣放肆者之借口耶。不可不省。

友云。學問須有着落。予曰。無着落則虛。見有着落而不泥於着落。則爲真着落矣。

友問子絕四之義。予曰。未易言也。夫聖人之心。一太虛也。不惟意必固我之念無之。若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之念亦無之矣。故曰絕四。此心普萬物而無心之旨也。與釋氏之無無盡者異矣。

友有執慈湖不起念之說爲宗旨。而因以自多。余曰。此不惟不明於孔門之學。要亦未知慈湖立言之意。夫慈湖之學。只求本心。心之本然。原自不動。意從何起。故慈湖只在本心上求之。而洗心正心之說。似涉思爲。皆曰非孔子之言。此亦執於不起念之見。而非變動不居隨方立教之妙矣。若以孔門之學言之。心本自然。而自然之用。則爲意。是意也。動以天也。虛應靈變。起而未嘗有所起。不爲惡念之無。而善念亦未之有。慈湖見執於此。亦只是求本心。而他非所顧也。吾輩之學。能悟得致知在格物之旨。則此意無起而無不起。無不起而無起矣。更不必泥於慈湖之見也。

友問格物之論紛紛。何以拆衷之。余曰。世之學者。不惟不明格字之義。卽物字已先不明了。凡訓釋卽本文上有的。便是不必別求。夫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夫明德親民。一物也。自起始處。則爲本。自歸結盡頭處。則爲末。細玩之。明德親民。皆身之始事。故謂之本。而家國天下。皆身之歸結處。故謂之末。格者。至

也。盡其物之則以到盡處。則本立而未舉矣。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之學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卽此乃格物之實學。是之謂止至善。友有談學而得少自多者。余曰。學貴得。尤貴忘。顏子貧矣。而忘其貧。猶知有貧而不怨者。原憲之學也。憲自以爲得矣。故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謂之仁乎。周公富矣。而忘其富。猶知有富而無驕者。子貢之學也。故曰。富而無驕。何如此。夫子皆未之許。而更有以進之也。

友問。默識知識。意識何所分別。余曰。由有見有聞而生者。謂之知識。由無見無聞而生者。謂之默識。由意上推測而生者。謂之意識。

友問。夫子稱顏子庶乎屢空。及曾子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似非全空者。余曰。此切問也。此關係學脈也。這章書。曾子狀顏子之學如此。尙未知顏子之盡也。夫顏子心無人己之問。安知有寡與多。虛與實也。使顏子知己之能與多有與實。而復問於人。是作僞也。縱不作僞。亦有意爲善矣。何以爲顏子。何以爲聖門嫡脈。

友有問。數年來有厭事之心。故事來則躲閃。不管。余曰。曷故。友曰。纔擔當便有利害。故怕管事而取閑散之意。余曰。此忘情之學。誤之也。忘情則落虛。故分內事亦置之度外。天下寧有無事之人哉。事不係於己者。不管可也。若義所當爲。分所當盡者。何爲躲閃。故曰。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斯智矣。若忘情之學。反涉意必。眞擔當者。焉有利害。利害之心。亦是私意。省之。



水西書院之復建也。先生與查毅齋實司其事。一時同學諸君子推毅齋爲主盟。而先生翼之。毅齋歿。先生爲之慟。旣而曰。是天欲重余之責也。蓋自是遂獨肩水西之事矣。水西之學。宗王文成。而間參二氏。先生力闢之。以爲二氏自私自利。不可以經世。而卽心卽事。卽事卽心。溯源於良知。歸重於脩身。而後文成之學明。而後水西之學正。此水西答問一書與毅齋水西會語。真有淵源之不貳者。後之人讀其書而思其功力所至。亦可見古人爲學不苟。而爲教不欺。其用意有如此矣。先生旣病革。猶遺書水西同志。諄諄以繼往開來之擔子爲諸公望。蓋深有得於講學之力。而不以生死搖其心者。嘉慶五年九月望。後學趙紹祖識。





二谷讀書記

侯一元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二谷讀書記卷上

明 樂清侯一元著

知大小遠近之一。則小物不得不勤。近言不得不察。細行不得不矜。知幽明之一。則祭不得不誠。遠不得不追。知德容內外之一。則獨不得不謹。知父子兄弟之一。則倫不得不悖。

聞一知十。知二非較多少也。此正喻其明之體有盡有不盡也。聞者聞之夫子也。聞之簡編。聞之師友。而有盡知不盡知者。生質之美惡。學力之淺深。所謂一能之十能之者也。驚馬十駕。則亦驥之千里矣。盈必毀。天也。窮則變。易也。聖人以此前民之用。裁成輔相以順天命。雖陰符之養生。老氏之處世。蘇張之干時。白圭之殖貨。靡不有闕於是。

氣之駁爲禽獸。而有鳳麟氣之純。爲人而有商臣叔虎。聖人純之純也。梟獍駁之駁也。雖然。鳳麟梟獍。其形則異也。聖人之於人。其形非有異也。是故君子有弗性之學。使商臣叔虎而遇聖人。安知其不爲克讓之虞賓。克諧之瞽象乎。

無夢正也。六夢緣感。皆非正也。無感而夢。神之所爲也。故曰正夢。

慈湖天資高明。而不克之以沈潛。至于論語無意疑。大學誠意。以孟子勿正心。疑正心。易不云乎。言不盡意。立象盡意。又曰聖人之意。曰獲心意。孟子亦曰。胸中正。不正。又曰我欲正人心。正心誠意。何害于理乎。

以周公之知亦知死生有命。一定而不可移。原始反終。游魂爲變。一往而不復也。而金縢之禱。求以身代。元孫與旦之語。諄諄若平生。何哉。此肫肫之仁。根于心而不可解者也。故曰仁也者。人也。病之有禱。終之有復。斂之以三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皆此心之誠然爾。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真大學註疏也。更別無正心以下工夫。故大學一篇。只在誠意。誠意一段。專言謹獨。中庸起結皆然。更無二致。意之間斷。惟獨獨而謹之。則無不誠矣。謹獨者。欲其無閒也。

論語一書。開卷言學而時習之。易曰。不習無不利。是言成德也。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者也。曰積善。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曰緝熙。曰日就月將。曰念茲在茲。曰集義。曰擴而充之。曰熟之而已矣。皆是物也。

大學誠意章曰。謹獨。正心章言正心。修身章言修身。只此一理。更無二學。故程子稱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即不言正心修身。不爲少。如本文稱一。是以修身爲本。孟子稱家之本在身。而不言正心。又言心正莫不正。董子亦稱心正而朝廷正。而不言誠意。皆不爲缺。以其本無二事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其體曰五性。其用曰五倫。萬善萬事具是矣。故親民亦只是明明德之事。然明明德。己性之盡也。親民。人性之盡也。明明德由己。親民必得位而後能之。如在一家。則使一家齊。在一國。則使一國治。在天下。則使天下平。大學者。將使修己以任家國天下之事者也。若曰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則非矣。蓋吾之孝弟慈。謂之明明德。使一家之人皆化。而孝弟慈。謂之親民。必使一世之人無不仁。

而後王者之心始慰矣。曰平曰治曰齊云者。欲使家如其身。國如其家。天下如其國焉爾。非別有所爲也。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治國在齊其家。齊家在修其身。修身在正其心。身之威儀在外。而心之恂慄在內。故曰。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未有心不正而能修其身者也。心之一念。則謂之意。意之全體。則謂之心。甯有二乎。先賢論事。至正心而止矣。正心只是念念皆誠。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韓子述之。止于誠意。程子亦曰。只在謹獨。皆的然有見之言。

格物致知之無傳。何也。凡傳者。將以釋夫教者之意也。而所謂大學者。聯之師儒。則旣親師取友矣。陳之詩書禮樂。則旣誦詩讀書矣。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猶言格致之道。以誠身也。而又何傳之有。且大學之傳。惟誠意一章而已。餘特發明相因之理。以見達道九經。天下國家之理。無往而非誠意之功用。何傳之有哉。

程子主敬之旨。謂前人所未發。殆非也。千古以來。只有此學。堯典第一義曰。欽。降汝命。官治。歷歷載。無不曰。欽者。孔子曰。修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戒慎恐懼。臨深履薄。皆是也。蓋敬者。警也。常存其心之謂警。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故存其心。所以養其性。視聽言動。無一而不敬。不問于出門使民。不限于人已。卽所謂自強不息。所謂敬以直內。久而熟焉。則恭而安。而至誠之無息。亦天運之不已矣。

或以韓子引大學止誠意爲無頭學問。冤哉。此正得大學之旨。不拘拘言語文字者也。聖誠而已矣。君子思誠而已矣。而思不可以不學。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凡以格物而致其知也。此先王之所以建學立師。

也。此大學之所以作也。先儒以格物致知無傳。夫又安事傳哉。物格知至而意不誠。則所謂知及之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格至之功亦終必亡而已矣。故人不可以不學。學不可以不實踐。內則誠意正心。外則修身。已德一明。而家國天下之道畢舉矣。故知大學者。韓子也。

不明乎善。則或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故不誠乎身。故曰人不學。不知道。

里仁爲美。正以習見正事。聞正言也。魯多君子。則子賤以成其德。昔人五百金買鄰。亦此意。

傳習錄說格物正是誠意耳。蓋曰意之所在。必有其物。物之不正。則是自昧其知。故必格而正之。是真思誠之功。第欠擇善一段耳。不如舊說之完也。

良知所謂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者也。致其良知。以充滿其量。尙安事學。顧氣質不同。于是先覺則有教。後覺則有學資。先覺以明吾心之理。而非理之在先覺也。事事物物之理。無非吾心之理。而非理之在事事物物也。謂先儒卽物窮理。如求孝于親之謂。嗚呼。先儒果使爲子者求孝于其親哉。

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物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具于心。此誠分析之過。啓後學之疑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已大詳密矣。豈可析理於心而言之乎。析之有以極其精。然後合之有以極其大。此先儒千慮之失。誤在然後二字。

陽明之說格物卽是誠意。分別意知物三目。而加誠致格之功。以爲能格。斯謂之致。斯謂之誠。于義甚密。于理亦通。但遺卻格致本旨。而并博文擇善聞見問學等語。一切掃除。創爲之說。遂使誦詩讀書親師。



取友聞見之知。皆不得爲良知。則自羲農立教以來。萬古所未有也。恐自學知以下。人品受害不小。



# 二谷讀書記卷中

傳習錄以好色惡臭接時是知。一接便卽有好之惡之之心是行。故曰合一。此正有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誠也。誠明之謂性。耳目鼻口之于聲色臭味。心之于理義。一也。目無所蔽。故好色必好。鼻無所壅。故惡臭必惡。今以衆人之心有蔽之目。有壅之鼻。而遽責之以誠好誠惡之用。難矣。學問之道。所以求其放心。撤其蔽。決其壅。以全夫耳目心知之本體者也。

朱子踐履處無可議。至其說理。則或過于分析。陽明先生起而病之。蓋亦朱子之忠臣也。第矯枉之過。遂以格物爲行。凡語孟所示求道之方。一切以己意說之。誤高明于猖狂。拘凡近于孤陋。譬之藥焉。去病之功固偉。而戕賊吾身。亦不小矣。

微生高若果曲意徇物。掠美市恩。是則詭隨之曲士也。烏得直名。而聖人亦何庸辨其非直乎。高蓋有意于爲直者也。其無不謂無者。恐以不直見疑於人。故必曰有。而乞鄰以塞之耳。此求直而反曲也。故聖人辨之。

書云。如保赤子。孟子卽以兄之子言之。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觀古今服制。亦可知俗之敝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而况其子乎。第五倫一夜五起。猶外之也。故程子曰。只此五起。不起便是私意。

傳曰。知老而日多者也。而又曰。老將知而耄及之。何也。能養其志氣。則年彌高而德彌劭矣。不能養其志

氣而血氣是任。則壯而老。老而衰者。固其常也。

孟子謂諸侯之寶。土地人民政事三者之中。政事最先。乃土地人民之本也。晉文公欲全其信。甯失原衛。嗣君欲必其罰。甯以一左氏易胥靡。霸者且然。况王道乎。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傳者以爲喪所以三年之故。是爲報服。非正服矣。蓋父之慈。子之孝。皆心之自然。所謂仁也。父之于子。懷之三年。不以爲久。而子乃久。夫三年之喪乎。所謂子也有三年之愛。亦猶言蕭瑀不生于空桑。夫非盡人之子歟。言何其無情也。若喪所以三年之故。則禮經備矣。

子路子貢所疑於管仲者不死。而夫子答以相齊。所答非所問也。蓋管仲輔紂本不義。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故不責其死。而非取之也。程子之論精矣。若仲之心。則不能知其不義。而不用死也。

人不知而不愠。邈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見是而無悶。皆語夫一時之變。子不以易其常也。正以其無與於我也。然而實之從名。名之從實。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轟雷霆也。故曰令聞廣譽施于身。又曰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孟母三遷。蓋好事者傳之耳。如其言。孟子少孤。三遷皆兒戲時也。而孟氏書所云前喪後喪。棺槨衣衾之美。三鼎五鼎之異者。豈爲兒時事耶。

心有度。義有長短。故男女授受。親迎禮食。有時而變。然而枉尺直尋。孟子闢之。何也。蓋度其長短以赴禮。則可。度其長短以赴利。則不可。誠以赴禮。則枉亦直也。隱父諱君是也。以趨利。則直亦枉也。雖功高五

霸君子羞之。

援嫂之溺。隱父諱君。卽其援其隱其諱皆是也。似枉而實直也。不待招而見諸侯。卽其見已枉矣。又將計後之尋以償前之尺乎。故曰勤小物。矜細行。又曰勿以惡小而爲之。

子路曰。管仲不死。未仁乎。子曰。九合諸侯。如其仁。所答非所問也。而聖人之微意可見矣。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死之於人大矣。非成仁也。取義也。君子不徒死也。仲而死糾。于仁義無取焉。子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九合一匡。所謂仁功也。奢而犯禮。焉得爲仁。使仲而死糾。與由之死。輒一矣。皆非所謂善道矣。是故夫子之告子路。蓋因人而言之者也。

孝哉閔子騫。記者之詞也。師之于弟子也名之。此蓋閔氏門人之失。亦猶孔氏之徒續春秋而特卒孔某者也。

捐階焚廩。適不死耳。兩笠自捍。蓋後人爲之說也。出偶出也。而警象不知。故從而揜之也。後人誤認出字。故有預爲匿空。譎詭之謀。從空旁出。必不可成之事。而傳云有無不可知。則非後學之所知矣。且下土實猶井舜。乃潛出。安得猶爲以方之欺乎。匿空旁出。矧而後可。人則不如是也。然則其曰奚而不知何也。曰。此言警象平日殺舜之心。舜非不知也。號泣怨慕。象憂亦憂。是其知之之證也。若預爲匿空以防其謨。蓋潛歸鼓琴以待其來見。曾是以爲舜乎。爲此說者。是知箕子之佯狂。而不知比干之剖心也。知袵衣鼓琴。恭己南面之爲舜。而不知廩上之灰井中之泥之未嘗非舜也。其貽禍後世。誤長孫房杜以

成唐太宗之過。不亦宜乎。

朋友喪明。則哭之。何也。喪明篤疾。近死。故喪禮處之。

權只是經。程子精義之言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也。經者常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之常也。嫂溺而援。禮之變也。而連之者。權也。權而得中。變亦常也。故經對變。不對權。漢儒云。處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是猶知經之不可以對權也。朱子云。經之與權。亦當有辨。似不如程子之確也。

夫子之答問。亦有因人者。司馬牛詎言之誨是也。譬之醫師之用藥。急而不治其標。不可也。然而爲仁之方。實不外此。司馬公以教元城。衛武公以自警。南容以成德。皆是也。蓋治本治標。均之爲扶持元氣耳。

## 二谷讀書記卷下

舍者爭席。非莊周本旨也。蓋言陽子居本以舍者爭席之質。而飾之以成避席避竈之事。故見謂于老氏。退而失其故步也。若夫爲道者。固不欲爲戶屨所保而哀駘它之傾一國。王駘之最一方。自有以致之也。此亦莊氏王霸之辨。

損益三友。資諸人者也。損益三樂。修諸己者也。外則謹其所習。內則慎其所之。學問之道具是矣。噫。公命我勿言於義無害。所謂密禱也。大抵鬼神之理。機緘潛密。亦如今術數占卜。皆惡夫泄之也。

尋仲尼顏子樂處。此爲初學指引路頭耳。孔子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又曰。無以尙之。學習之悅。朋來之樂。皆是也。故曰。智者不憂。以其樂天之命也。君子坦蕩蕩。心廣而體胖。仰不愧而俯不怍。無入而不自得也。而待尋乎。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蓋古之教也。傳者或以是衛輒。則非矣。自義帥尊等而上之。至于祖。故禘之祭。上祀之禮。不以父辭。王父命。皆帥尊之義也。以王父之命而遂無其父也。則可乎。無父則亦無王父矣。有王父之命。則亦有父之命矣。夫萬古不易者。心也。輒則失其心矣。而傳者亦不求諸其心。何哉。

鑑以空一天下之妍媸。衡以平一天下之輕重。規矩準繩之于物。皆然。皆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博學詳說。審問明辨。所務不一。而皆以致力乎。其至一者也。蓋體用一原。一實萬分。萬分實一也。

莫非命也。盡義則正，不盡義則不正，而皆無逃于一定之數也。孔子所謂知命者，蓋如此。不求盡義而但知趨利避害者，固由于不知命，而或以術數預測天道，則亦不知正命，而非所謂順受者矣。固命也。然君子不謂之命，如紂多罪，而曰有命在天，德宗播遷，而曰不由盧杞是也。孟氏發明天人之際，無餘蘊矣。

天生斯民，使先知覺後知，天固使之也。如雞之伏，獸之乳，仁心自然，理固然，覺固我也。覺之則人也，合內外之道也。韓子聖賢時人之耳目本此。

誠則明矣。神明者，心之本體也。故至誠可以前知。蔡順齧指，巨鄉夢友，顏含察色，皆其誠之極也。不足爲異。

孟子一書，論語義疏也。如養氣一章，卽孔子勇者不懼，有天下而不與，殺身成仁，至死不變等語耳。

爲天子之父，則其位可以殺人而不死，八議是也。爲舜之父，則其道必不至于殺人，底豫允若是也。有敝屣天下以全其父之心，則必有尊之養之之法，而士師之法，亦可以通其權於八議而不爲撓矣。故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桃應可謂善問，孟子可謂善答，所謂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者也。漢時家令之諷高帝也，其有斯慮乎。柴守禮殺人而世宗不問，則君臣心政皆失之矣。

孔子見行可之仕，仕桓子也，而爲政則首隳三都，若不利三桓者何哉。蓋夫子固以憂魯，而亦所以憂三桓而全其世也。冉有之徒，乃區區以顓臾爲季氏憂，豈不謬哉。觀桓子屬其後以必召孔子，則既悔之



矣。而天未厭禍。卒不見東周之治。悲夫。

仲子井上之李。蓋有意乎西山之薇也。不知伯夷之子。父子。叔齊之子。兄弟。而扣馬之諫。依依乎君臣。其所爲逃國避世。死而無怨者。正以大倫也。仲子有母而避。有兄而逃。欲以市廉。其如廉乎哉。

小由基之射。特手熟耳。蓋曲藝莫不然。故痾僕之承蜩。乃凝於神。夫人亦熟之而已矣。

昔人云。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怒。卽是爲人。推而極之。若閒居之儀。不同于接物。屋漏之色。有異于在廷。皆爲人也。

易本卜筮之書。如利有攸往。利用行師。利見大人。利遷國。利用禴。利用賁于王。童蒙吉。納婦吉之繇。卽今出行。出師。見貴。移徙。祭祀。求官。入學。嫁娶等占耳。數也。而理寓焉。六經自秦火後。或殘或墮。而易獨以卜存。故言理者莫尙焉。玩占固當圓融。而亦各有端緒。要之不越吉凶悔吝四者而已。若必以三百八十四事爲不該。而滑稽其說以求通。則非矣。且世閒固不止三百八十四事。而亦豈必三百八十四項占法乎。

丹鉛錄云。筮短龜長。非短筮也。卜者據一時之占。短長之耳。然則洪範稽疑。主龜而不主筮。何也。又周禮大事卜。小事筮。

丹鉛錄引師經撞文侯事。以爲古人一話一言。皆曰賦。非也。賦六詩之一。詩必成文。文侯之事。蓋詞未及終。而師經畜之耳。優人批唐莊宗李天下亦如此。

任人一章。權之謂也。執中無權。便是執一。所謂非聖人不能用。不能盡其用耳。卽夏葛冬裘。飲湯飲水。無不是權也。惟義所在。義之與比。非權則將有非義之義。非禮之禮矣。

撝謙美德也。懲忿善道也。而聖人恥足恭。匿怨蓋惡。其不直也。故微生之惠。冉有之攝。皆見棄于聖人。有意爲善。猶不善也。況有意爲不善乎。

約我以禮。四禮其大者也。古禮之文垂于今。而人莫能行。冠昏與祭。猶閒有行者。獨喪禮大壞。嘗求其故矣。蓋人情不能持久。喪三年之憂。非若冠昏一日之敬也。如祭三日之齋。七日之戒。則已有不能行者矣。嗟乎。三千三百。無一事而非仁也。君子終日不違。可三年而犯禮乎。

平天下言生財。易言理財。道利而布之上下。王人之事也。故錢曰泉。曰布。王政則始經界而均土地。君子則周急而不繼富。蓋變盈流謙。哀多益寡。天之道也。老子亦曰。天之道。猶張弓。

於白圭之治水。慎子之行師。見聖賢絜矩之義。

射之熟也。能以弱力挽強。鍛之熟也。能以終日運重。故小人勞力。只在手熟。君子勞心。只在仁熟。



惜陰書院緒言

翟台著

惜陰書院緒言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惜陰書院緒言

明 震川翟 台著

## 學莫先於辨志

先儒訓志字爲心之所之之謂。夫心之所向不同。而所趨隨之。是志也者。爲學判決之利刃也。夫人未有志。不立而能有成者。大概人品不同。或爲富貴。或爲功名。或爲道德。以至一作一止之事。莫不係乎心之所向也。所志而高明中正焉。則所趨必功名道德之歸。所志而卑污偏狹焉。不免於富貴流俗之儔矣。故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先輩亦有云。知內外輕重之辨者。可以定志矣。譬之木。其根固。則枝葉自茂。譬之水。其源潔。則流派自清。又安有決志遠大。而所行不副焉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由志而立。而不惑。而知命。而耳順。而從心所欲。皆此志之貫徹而神化矣。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而已。范仲淹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其立朝相業。光明俊偉如此。辨其志而卓然自立者。乃爲學之大基也。吾輩今日之志。將爲上達乎。將爲下達乎。當猛省而斷決之。無差焉。

## 學莫大於識性

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人之生也。莫不得天命之理。以爲心。心之生生而已者。其性也。是性也。湛然至寂。純然無欲。而能一體乎天地萬物者也。自此生生之發竅於目也。則爲視之明。此生生

之發竅於耳也。則爲聽之聰。此生生之發竅於口也。則爲言之從。此生生之發竅於四肢也。則爲貌之恭。此生生之昭察於吾心也。則爲思之睿。此生生之流通於國家天下。以至於天地萬物也。則爲鳶魚之飛躍。爲愚夫愚婦之知能。爲親親爲仁民愛物。爲經綸大經。爲範圍宰制。日應感於身心。而無一時之息焉者也。是天命之不已也。人惟不知識取乎性之本體。而牽滯執迷於日用應感之迹。則不能順性命之理。而拂天遠道也。甚矣。子思子曰。惟至誠爲能盡其性。若吾人自習染以來。各有所蔽。高明者蔽於意見。而反以任情爲率性。卑污者蔽於私欲。而反以貪着爲本然。是以有欲之心。而窒礙乎生生不已之機。其喜怒哀樂之間。如之何。而能發而中節耶。吾輩今日之學。不在名色上講求。不在知見上充擴。不在意氣技。能上幫補。須時時消融。習心習氣。只在此真性上著察磨礪。真若江漢以濯。秋陽以暴。體驗乎入井乍見之心。默會乎鳶飛魚躍之意。而不使一毫蔽於私流於欲也。則識得性命面目。學問始有下落。不然。徒剽竊於章句。影響於口耳。比擬於形器。則學問不知本原。生意何從而發耶。雖然。識得此性。而不加慎獨之功。則又爲小人之無所忌憚也。故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則日用中和。皆由此出。願與諸君默而慎養之。毋害焉。

### 學莫要於致和

夫學。合知行而一之者也。曷謂而單提致知言之。蓋知也者。先天初開第一靈竅。在河圖則爲天一生水。故水之性屬智。惟其爲最初靈機。無俟安排。無能障礙。而爲天之明命也。在人得之。則爲良知。亦不事學。

慮而能察天下之則。盡萬物之情。乃吾是莊之真心也。驗之於衆人欲動情勝之時。而此心或惻然不安。造次顛沛之際。而此心能晰然不亂者。何待人爲耶。此良知也。途人與聖人一也。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亦在本心上擬議。而變化以成。亦良知也。人惟不能實致其知。則知爲空知。而不可以語行矣。若此既致而行。卽在其中焉。何可以二之疑之。雖然。致知亦難矣。蓋比擬推測者。自以爲智。智識見解者。自以爲明。而自私用智之徒。反以爲明覺自然之用。毫釐千里。辨之不精。可乎。是故寂也者。知之體也。爛爛之常運而非無也。感也者。知之用也。爛爛之常凝而非有也。是時有動靜。事有作止。而知則常貫徹於動靜作止之間。而無一時不照察者。夫知無不在。而皆順天之則。則致知之功。可容以一毫一息間雜之乎。吾人今日之學。不必借明於物。鑠靈於外。只將自家當下爛爛穆穆處。念念著察。時時廓清。而不使舊習私見纏擾障蔽他。則太陽常當空。而冰霧自釋。嘗見得有義可精。有過可改。而應感之間。各有條理矣。此之謂集義。此之謂格物。以致知之實功也。此之謂知行合一也。若入門下手之初。雖未能卽復乎明命之體。然本其所知者。而不敢自欺。知善之當爲。而必爲之。知不善當去。而必去之。亦格物致知之義也。久之則熟。熟則通。雖進於顏子之庶幾。孔子之齊戒神明。其机亦在於我矣。共學者慎無忽之。

### 學莫貴於敦行

先儒曰。廉恥者。士人之美節。又曰。名節者。衛道之藩籬。此敦行乃學問中實際。而不可一毫放過者也。蓋道率於性命。而發見於日用。應感之常體。備於事親從兄夫婦君臣朋友之際。自食息起居之微。以至於

辭受進退之大。皆道也。皆性之不容已也。世道既降。空言日尙。勢利凡情。入人肌髓。高明者以矯亢爲特立。往往肆意用智。而行實違之。卑汚者以苟且便宜爲得計。私自家。別爾我。而以名節爲迂闊。甚至鑽刺以求容。巧餌以求得。以計筭爲經綸。以苟免爲通融。以浮薄怠忌爲自固之術。其於大根大本。蕩然盡矣。若此者。自撤其衛道之藩籬。安望其自信以使人之信我也。人不我信。則是我身謗師門。反之於心。尙不免有愧怍矣。安望其爲學而入聖賢之道乎。今日之學。不要在口耳上襲取。得知見便以爲知學。不在時套上修飾。得整齊便以爲勵行。蓋行檢者。吾之實行。眞能篤於倫理。審於義利。而不肯一毫苟且。以得罪於名教。此之謂言行相顧。而可以表率乎風教也。若行檢一壞。則身心流蕩。而愧於道。負於性命也多矣。故曰。一事苟。則餘皆苟也。昔司馬君實平生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趙閱道畫之所爲。夜則焚香以告於天。此皆篤實君子。而德行事業卓越今古。豈偶然之故哉。雖然。行與道。非二事也。敦善行而不怠。而不以一毫己私與之。則意必忘。而性天徹。敦行卽聞道也。惡可以二視之耶。縱未聞道。亦不失爲篤實君子矣。其於教化風俗。寧無補乎。願與諸君共勉之。

學莫切於本業

今之講學者。每令人廢舉業。以爲可以洗刷見道。不知離本業以爲學。反導人以習惰玩日。豈聖賢中正之學哉。夫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不能舍耒耜以爲力穡之具。而冀其有收。士豈可以舍舉子業而能他途見君耶。且國朝以舉業取士。未必非道。而行之者失其意耳。夫首之以經書。所以試其知道理。



明經術之功。次之以論判。所以試其精義論練刑名之功。又次之以五策。所以試其博洽古今處置時務之功。是舉業可以觀人之所養。何爲其不可也。但爲此者有道焉。程子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旨哉言乎。夫業存乎我。可得而盡也。業之利試與否。有命存焉。不可得而強也。夫人審於義利之辨。而消融其功利之念。則心體清明。義理自著。以此讀書。可以究聖賢之精也。以之作文。可以發聖賢之蘊也。若是。則舉業自性中流出。未有不工者矣。舉業工則雉膏飾。而主司又豈有不愛而進之者。歐陽公稱東坡文有古孟軻韓愈風。而置之高第是也。夫然。則舉業卽道也。何可廢也。若吾輩不務究舉業之本。而先橫功利之念。於是挾勝心。逞詭見。誇奇鬪靡。以希取進。則得失之患重。而文辭反不明暢矣。其欲工於藝以求售主司焉。不可得已。緩急輕重之辨。反之不可不早也。某非欺且佞。嘗三折肱於是而知之矣。先輩謂十日內可將一日理會文字。近復有二業合一之說。是尙非孔門一貫之家法也。人焉得而不有厭棄與沉溺之二病哉。志學者其辨諸。

### 學莫急於會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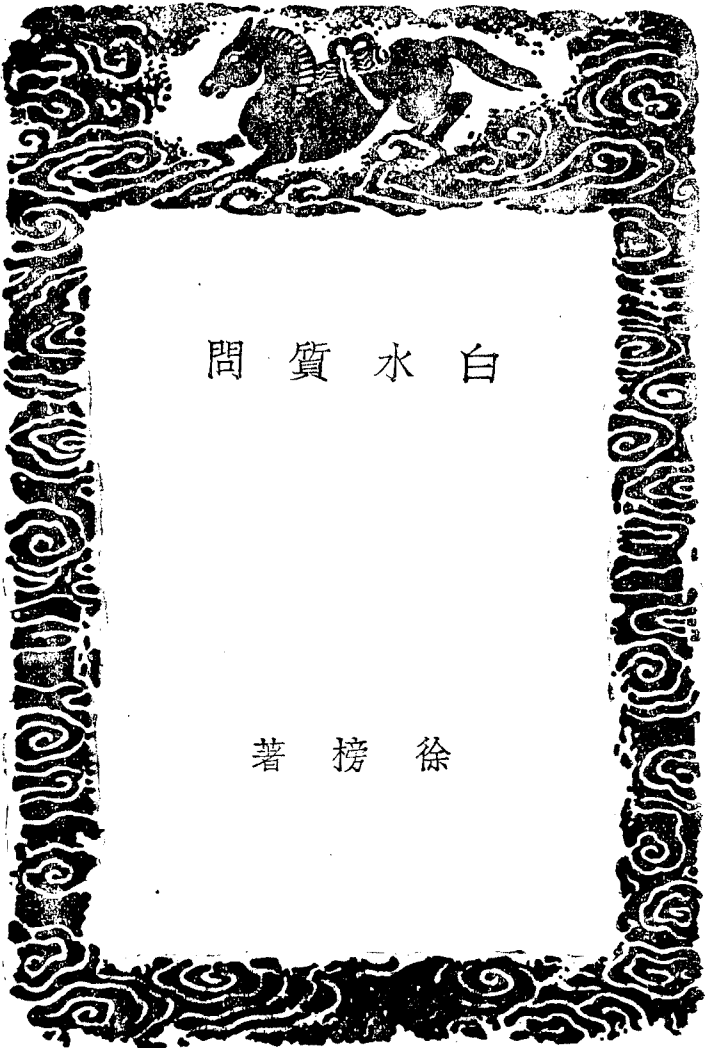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友之義大矣哉。夫天下豪傑之士。執德宏。信道篤。嘗求友天下而能盡天下之善也。若天下中人最多。中人之性。因循弗果。苟非朋友夾持。則泥途之中。鮮不仆者。故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大凡吾輩之學。取友不可不慎。旣友得其人。須日相滋益。不得離羣索居。以成其孤陋也。嘗論志之有無。於求友處見之。有志者每求進。纔求進。便有工夫可商量。有疑惑可辨質。有

過失喜聞而改。雖欲不亟於會友，不可得也。無志者反是。況朋友聚則專，專則精神凝注，而凡勸德規過，彼此浹洽。若造化之薰物，駸駸乎不覺其益矣。燕朋廢師，燕僻廢學，豈有能成者乎。陽明先生云：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密，則勢利紛華之習，日遠日疎。亦間不容髮。吾輩若以卑陋之念，而成其身家之志，決不能出門而交，安望其有功乎。更願諸君急於求友，嘗破穴來此一會，則意氣合而善人多，善人多而道德一，道德一而風俗同矣。豈不回淳古之化哉。雖然，學以虛受爲貴，友以相下爲難。能相下則心虛，虛則言相入而能相取，善日可大矣。天地之虛也，故萬有皆容納。江海雖左，而能長於百川，以其下耳。若友既會矣，而彼此挾勝心，執己見，以必人之從我，則善不相入，雖會何益也。噫，虛心要矣。會友急焉，同志者其體諸。

先生成嘉靖己未進士，司理長沙，建清陰書院於其城南，羣十三庠之士子而會講焉。其中有陳恒言者，嘗出資梓先生之水西答問以傳，自述與其弟雅言同出門下，感化尤深。則先生之所以居官而迪教者，從可知矣。此清陰書院緒言六條，有曰：學莫切於本業，蓋自有明以制藝取士，士之趨功名者，驚焉而一二高曠之徒，往往鄙之爲淫聲豔色，惡之如鴆毒烏頭，又寧非賢知之過耶。先生以爲舉業卽道，講學者不必廢舉業而後可以洗刷見道，但審之於義利之辨，而消融其功利之念，則心體清明，義理自著，以之讀書，可以究聖賢之精，以之作文，可以發聖賢之蘊。此真一洗當時講學之陋，而爲後世學者之所當取則也。若夫辨志識性，致知敦行，而終之以會友，則皆本儒先之精義。

而暢其旨趣者。固無待具論已。嘉慶五年八月十六日。後學趙紹祖識。





白 水 質 問

徐 榜 著

白水質問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白水質問

明 薦所徐 榜著

或問。三教同異何如。徐子曰。道一而已矣。夫曰三教。便自不同。比而同之。是亂學術也。

或問。聖人之學與二氏之學何所分別。徐子曰。聖人之學。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者也。三氏之學。夫婦之愚不肖不可以與知與能者也。異端也。

或問。今之論學者。門路多端。將何所適從乎。徐子曰。天生我。原自有見成家當。則自有見成門路。舍其路而弗由。別尋門路。則吾不知也。

或問。大學聖經與中庸天命章旨意何如。徐子曰。互相發也。戒愼恐懼卽格物之謂。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卽誠意正心修身之謂。天地位。萬物育。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也。

或問。聖經言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綱領歸旨。在何句。曰。明明德是也。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言明德而至善在其中矣。故下文止言明明德於天下。不言新民。亦不言至善。

或問。格物之功可通於家國天下否。徐子曰。除了家國天下。更有何物。除了修齊平治。更有何物之可格。敢問。絜矩與明明德有以異乎。曰。矩卽是明德。絜矩卽是明明德。何異之有。

又問。忿懣好樂。謂之七情。人所不能無。夫曰有所忿懣好樂。則心在忿懣好樂矣。何以云心不在焉。徐子曰。心虛靈不測。感物而動。喜怒從心。則喜怒得其正。而心在心。從喜怒。則喜怒不得其正。而心不在。

或問。大學言格物。中庸言慎獨。語孟言一。言敬。一言求放心。旨果相符否。徐子曰。立言雖殊。其義一也。第求放心一語。明白易曉耳。先儒謂孟軻氏大有功於聖門。信哉。

或問。中庸首言性道教。三者歸重何句。徐子曰。中庸一部書。總之言修道之教。曰。下文何以不言修道之事。曰。道率乎性。修道須從性上修。不睹不聞。性也。戒慎恐懼。所以修之也。故未發中。已發和。大本立。達道行。天地萬物一以貫之矣。

敢問。修道何以謂之教。曰。教學原非兩事。吾夫子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臣。以事君。未能。正以修爲教也。不修而能教人者。妄矣。

敢問。中庸何以不可能。曰。中庸可能。人自不能耳。彼百姓日用。到是中庸。柰不著不察。吾輩纔有志學問。便要立名。立名便要異。於庸德庸言偏忽了。各人仔細思量。始識得中庸之難。

或問。道費而隱是矣。既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天地聖人何以猶不能盡。徐子曰。使道遺於夫婦。非道矣。使道盡於天地聖人。亦非道矣。知道之不能盡。始知文王望道未見之心。吾夫子憂未能之意。或問。中庸之忠恕與大學之絜矩。旨意異同何如。徐子曰。忠恕卽是絜矩。學者知絜矩之義。則知忠恕所以近道矣。

或問。武周之孝。孔子以達稱。達之義何居。徐子曰。此孔子爲尊親諱也。人子之孝。莫大乎繼述。武周之繼述。全非文王之志事。故曰善繼。曰善述。繹善之義。而達之義可知矣。達乃達權之達。非通達之達也。



或問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何謂也。徐子曰。此君子修道之功也。衆人在其見共聞上修。雖非無舉刺無刺。總屬色取。終不可與入道。君子於不睹不聞上修。則微而顯。隱而見。天地可位。萬物可育矣。中庸末章。此二句之義疏也。何疑之有。

或問君子無入不自得。得些甚麼。徐子曰。得從行上來。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各有當行之道。君子惟行其所當。然則無愧無怍。隨在自得。得卽自慊之謂也。如謂處患難不見患難。處夷狄不見夷狄。此老莊齊物之說。視聖賢中庸之道。終隔一層。

或問至誠能盡己之性是矣。何以便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徐子曰。至誠盡性。豈能離人與物。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正是至誠盡性處。若人物之性未盡。則亦不可以言盡性矣。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如。徐子曰。是卽易傳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曰。然則夫婦之愚。又何以與知。曰。夫婦之愚。謂之知可也。謂之不知亦可也。知可易言乎哉。

或問夫子謂公西華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夫不厭不倦。夫子旣以任之。而他日又云。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何也。徐子曰。學不厭。教不倦者。聖人之事。而常若未能者。聖人之心。

或問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矣。然夫子志欲行周公之道。而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又云。吾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得非意必固我乎。徐子曰。意必固我。皆私念也。如出正念。則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

大孝終身慕父母。焉得謂之意必固我。

或問。爲邦之道大矣。顏淵問爲邦。夫子不告以大道。而以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告之。何也。徐子曰。大經大法。三代因之。百世可知。所損益者。惟制度文爲而已。故夫子酌而示之。非語小而遺大也。

或問。何謂下學。曰。吾夫子所謂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是也。然則何以能上達。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敬其長。愛親敬長。非庸德乎。而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性由此盡。命亦由此至。非上達而何。上達卽在下學中。謂下學而後能上達。非矣。

或問。子夏云。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與學果有二乎。徐子曰。子夏文學之士也。其所謂學。蓋涉獵往言。往行以資見聞者耳。如以聖賢之言。則仕卽學。學卽仕也。何優之有。

或問。無爲不爲。無欲不欲。莫是前日不爲。而今何以爲。前日不欲。而今何以欲否。徐子曰。不爲不欲。自是性體。卽當爲之時。有不爲之性體。欲之時。有不欲之性體在。若於前日事爲上。尋討箇不爲不欲。是謂一層膜。隔萬重山矣。

或疑形著明動變化。有節次功夫否。徐子曰。是有節次。無功夫。若說剩有功夫。則是誠容有未至也。不謂能誠矣。故夫一誠立。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或問。教學之義。徐子曰。古人以學爲教。今人以教爲學。以學爲教。卽物我兼成。以教爲學。則人已兩誤矣。或問。古人合言行爲一。今人分言行爲二。何如。徐子曰。古人合言行爲一。患不能行。今人分言行爲二。患

不能言。如今講學。有以虛無爲宗。實踐爲粗者。無問敦行。卽言非其所言矣。世有以居官廉節自矜詡者。或問之曰。官而廉。不亦媿修乎。徐子曰。官之廉。與婦之貞一也。自是尋常本分事。幾見有良婦而媿者。而謂不媿者。遂足誇張閭里哉。故有以一飲恣貪。與夫四知標潔者。皆學術所不載也。

漢穎公祖澹任甯國時。每譚學問切要處。云何者爲最難。徐子曰。不自欺爲難。蓋臨民蒞政。百凡言動。皆可塗飾。唯是真心密證。不愧於暗室屋漏者。乃塗飾不到處也。

水西會中有盛譚。不思不勉自然之宗者。徐子曰。不思不勉是本體。思勉是功夫。蓋心之體。惟此理耳。無奈欲念與理念兩者交戰。胷中從欲易。從理難。若不加存理遏欲之功。安能聽欲之自去。理之自還乎。是故顏四勿。曾三省。無舍功夫而譚本體者也。

或問。邑故有水西會。今吾里有藍山赤山會館。毋乃贅而期不幾煩乎。徐子曰。離羣索居。前賢患之。事賢友仁。爲仁之利器也。一日暴十日寒。如有萌焉。何哉。故夫館不越里。會不擇期。庶幾日漸月靡。入芝蘭之室。與之俱化而不自知也。

或曰。聞星源有項姓者。與弟共產。分時私田二十畝。弟不知。邑人亦不知也。十年後入會中。輒勃勃內不自安。鳴之同志。必捐田十畝與弟而後已。若品何如。徐子曰。是之謂慎。獨不欺。是之謂改過不吝。若講學者盡然。將人有君子之行。戶成可封之俗矣。

一友問學貴懲忿。每至人不是處。輒意氣汹汹不能平。是可柰何。徐子曰。學問路頭。只是要成就得自家是耳。若知他人不是。則我是矣。何爭競爲。

或問。今學者專要養箇大頭腦。分心與事爲二。截靜與動爲二。子何以得心事併。動靜合也。徐子曰。舊誠有清心習靜之癖。墮落今時窠臼。逮任濟南時。簿書填委。應酬雜沓。稍起厭倦。想平時講究者。成何學業。故每於事上了心。動中攝靜。事來猝應。事過便忘。庶官事不至廢闕。而心田轉覺安閒矣。

或問。聞公任濟南時。鄉之人有遠來謁見者。羈留幾兩月。竟無行賄干浼之人。其人缺望。大怒而去。濟南郡信無請托分上者乎。徐子曰。非然也。人情畏筮楚則思免。苦贖鍰則思減。病冤抑則思雪。某於獄訟清斷外。有詐誤者。聽其候揖撫按時。帶轎跟入到堂。任彼從容分疏。凡屈以求伸。貧希脫罪者。應時改豁。不執初問成心。此分上所由獨無也。譬之赤子。慈母爲之乳哺卵翼。恬焉嬉媮。自無容向他人啼號。投他人懷抱矣。

或有以詈人人受爲快者。徐子曰。出惡聲而人不敢反者。鬼神之所不容也。

公以萬歷壬午選貢入太學。廷試第一。明神宗御批天下文章當以徐某爲式。公宜以文章名世矣。而公願勿欲也。通籍後。出守濟南。備兵辰沅羅定之間。吏治武功。播於天下。而尤拳拳以講學爲務。既從事於水西。復興蕭方伯拙齋經營藍山書院。又與蕭副使慕渠謀徙於赤山之麓。迨告成。而公卒於越之藩署矣。然公講學之志。在官在家。始終如一日也。今讀其書。大旨與諸鄉先輩同。而讀至

出惡聲而人不敢反者。鬼神之所不容。不禁瞿然興也。夫鬼神之。道難知。世有忽鬼神以爲無。而漫逞其欺人之。力。亦有媚鬼神以爲有。而冀禳其欺人之罪者。余固無以愰其心。而關其口也。公在濟南。有楊化鬼訟一事。又有徐秀才返魂一事。庶幾可以知鬼神者。而言之悚切如此。世其可以戒乎。時余偶有所感。故拈出此條言之。嘉慶五年九月。後學趙紹祖識。

